

戰時日本

日本軍事 政治經濟 社會綜合刊物

10.3.14
收領
班查編

第二卷 第三期

時事述評四則

—— 要目 ——

飛雲等

戰時日本農家經濟的破局……蔡雲騰

日本戰時農業生產的危機……陳洪流

日本戰時農業政策批評……東 閔

日本農村經濟的特質……宋斐如

戰時日本農村的危機

中國在勝利途中邁進……法國波蒙作 萬居譯

日本戰時經濟的破局……吳中陽

時局跳樑漢中野正剛……高 行

漫畫 侵略戰爭與日本人民的運命

評「清算日本」……君子

敵國資料 日本經濟侵略先鋒隊本刊資料室

目次

時事評述

日本對第三國政策的二元性……………婁如(七七)
 日本爲什麼沒有參加德意軍事同盟……………婁如(七七)
 汪精衛一派人的魔舞……………飛雪(七八)
 上海日元慘跌的原因……………純真(七九)

日本戰時經濟的破局

中國在勝利途中邁進……………法國波蒙作 萬居譯(八三)
 吳平陽(八〇)

戰時日本農村的危機

戰時日本農家經濟的破局……………蔡雲騰(八七)
 陳洪流(九一)

日本戰時農業生產的危機

日本戰時農業政策批評……………東 閔(九五)
 宋斐如(九九)

日本農村經濟的特質

日本獄中的一個日本間諜……………陳迅之(一〇二)

時局跳樑漢中野正剛

侵略戰爭與日本人民的運命……………高 行(一〇四)
 漫畫六幅(九四)

▲評「清算日本」(書報評介)

敵國資料 日本經濟侵略先鋒隊……………本刊資料室(一〇六)
 君子(九八)

「編輯室」

……………(一〇九)

戰時日本

●本刊已向地方黨政機關呈請登記。
 第三卷 第三期
 民國廿八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人 宋 斐
 發行者 莊 如
 印刷者 昆明青雲街 建國印刷公司
 特約經售 生活書店
 埠尼拉總代售 文書局

432-434 Nueva Manila, P. I.
 P. O. Box 2930 Tel. 4-99-16

定 每月逢十六日發行
 本期每册零售一角二分外埠一角五分

價 册 數 國內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三月六册 八 角 一元 一元式角
 半年十二册 一元四角 一元七角式 二元
 全年廿四册 式元六角 三元一角 三元八角
 郵票代價 十足收用

本刊稿約

一、本刊歡迎下列稿件：
 (一)分析日本當前的各種問題；
 (二)揭露敵人的弱點與危機；
 (三)暴露敵人的陰謀；
 (四)分析敵國與各國的關係；
 (五)前述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
 (六)提議對敵宣傳及工作的方案。
 式、投稿以白話文爲原則，用格式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
 三、來稿經登載後仍致濺閱。但已在他處發表之文字，概不致閱。
 四、投寄之稿請逕寄本會總會及各地分會。

| | |
|---|---|
| 時 | 事 |
| 述 | 評 |

日本對第三國政策的二元性

要如

日本侵畧者內部的矛盾，意見的紛歧，及政策的錯亂，處處表現於內政及外交上。日本資本主義組織的複雜性，甚至於表映

對外交的策畧上，演成日本傳統的所謂「二元外交」。這種二元外交，一方面反映日本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複雜性，另一方面又恰好適應於狡猾陰險手段的運用。

具體地說來，日本平沼政府固然提倡着「親和萬邦」的外交政策，事實上依舊「踏襲」着字垣外相的後塵努力於調整日本與各國的關係，但另一方面，日本駐華軍隊及官憲却繼續不斷地排斥歐美各國的權益，最近且已由經濟利益的驅逐，演至政治權限的侵奪了。天津租界問題還未根本解決，上海租界的大騷擾又繼之以起，最近更於五月十一日下午派遣陸戰隊在鼓浪嶼登陸，架設鐵絲網沙包等作戰障礙物，隨意搜查住戶，大捕華人達二百多人，蹂躪英法三國的治權至於極度，後來雖得英美法各國艦隊駛抵鼓浪嶼，並聯合派兵四十二名登

陸維持秩序，日軍終不得不撤退一部，但是日方的態度依然強硬蠻橫，要求引渡工部局所拘捕的所謂擾亂份子，聲言接收鼓浪嶼法庭，上海日本領事且向領事團抗議英美法三國海軍在鼓浪嶼登陸，情勢依然很緊張。

對於鼓浪嶼事件，我們首先應加認識的是：它不只是一個地方的問題，而實在構成日本對第三國政策的一方面，即軍部及駐外軍隊的態度。他們還在各地淪陷區發動排外反英運動，聲言要把歐美人的權益完全驅逐出去，更可知鼓

日本爲什麼沒有參加德意同盟

要如

浪嶼事件確是整個性的問題。這派蠻幹成性的僚屬素來即不服他們政府的命令，往往他們幹出了既成事實之後，其本國政府的外交方策始隨之改變或與之唱雙簧。

少壯派軍人認爲日本與第三國的在華衝突是無法調和的；他們的機關報極力主張：「若一味求之於第三國的關係，則不但失掉事變」的意義，並且適足以永久束縛日本於第三國牽制之下（國民新聞）。即對各國在華的租界問題，軍部系統的「讀賣新聞」也主張：「溫和手段已不足以解決公共租界，政府覺有對公共租界施以外科手術的必要」。死硬派的主張何嘗把日本政府的外交方針放在眼下！

五月上旬德意兩國政府一同宣布兩國軍事同盟的成立，其範圍尚涉及政治。意國外長齊亞諾在他們的機關報「電訊」上，就其主旨宣稱：「意德兩國均承認彼此各有利益範圍……兩國休戚相關，共同負保衛責任……蓋兩國均明

白一國的失敗即別國的不幸」。這樣的內容在論理上是最適應於國際孤立的日本的需要的，然而素來倚重德意爲轉角的東方侵畧者，竟未加入這個軍事同盟。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

然而自我國抗戰進入第二階段以來

，日本的內政和外交均陷入於徬徨苦悶的情勢下，平時以革新領袖自命的平沼上台後，一隻字都不敢提到改革，對內主張「總親和」，對外則謂：「日本不該胡亂排除第三國在華的經濟活動乃至權益」（在興亞院的訓話），對於中國則夢想着：「國民政府也將達觀大局，拋棄容共抗日政策而歸於正道」在精神總動會員的演說。平沼的外交政策尤其具體表現於這麼一句談話上：「日本既不屬於民主集團，亦不是極權國家集團中的一員」。這自表面上看來，是一種外交的烟幕彈，但自其內幕看來，却又實在反映着日本一派有力份子的政治意識。日本的元老，重臣，一部份財閥乃至穩健派軍人，皆感覺到中日戰爭延長下去的危險，希望能夠早日結束。在瘋狂的少壯派軍人執意孤行已達二十二個月，而實際上沒有得到什麼結果的今日。元老重臣派的這種意識，自然要佔相當的優勢，再加以他們在日本憲法上及實權上的特殊地位，更很自然地形成支配的力量。這種支配的意識在對第三國的政策上就是表映為「親和萬邦」了。因此，日本對於德意的三國軍事同盟的主張，就很自然地分成兩派：其一是主張參加同盟的少壯派軍人；其二是主張持重中立的

元老重臣派。據我的觀察，在世界兩大營壘的集中未大顯明以前，元老重臣派的主張是要佔決定的勝利的，所以對於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不敢悍然參加。

然而日本元老重臣派的主觀，終久是阻撓不了客觀情勢的發展。世界的情勢已進到相當於歐戰前的「同盟時代」，協約國與同盟國集中化的結果爆發了歐

汪精衛一派人的魔舞

飛雪

據中央社重慶電傳滬訊，汪精衛和陳璧君確於本月五日乘意郵康特羅梭輪過港赴滬，並謂敵方事前曾派軍艦由影佐大佐赴海防迎接，並在滬百老匯大廈為汪布置寓所。滬訊更傳汪近已乘敵機飛滬轉往東京，高宗武同行，到後即晤平沼，並借見日皇。敵政府且已批准汪與平沼的秘密協定。

汪精衛的叛國陰謀自其離重慶發難電後即已一發而不可收拾，頗有索性幹到底的氣概，汪的一派人在滬港澳門及河內等地的積極活動，又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所以上面所傳消息自理論上講，相當近於情理。

又據某些方面的消息，汪的親信陳某曾對人言：在會仲鳴未死前還可以婉勸，但自會死後汪的「決心」已無可挽回

戰，現在世界大戰的危機已很逼切，各國的備戰已達相當高度，各國外交的縱橫掉圍正如歐戰前的緊張，事實上，日本既不能中立，又不能加入英美法蘇的集團。剩下的一條路，就只有參加德意侵略者的集團。因此，我敢斷言：日本加入三國軍事同盟只是時間的問題。

，為着安全計即赴東京一走，也有可能。汪精衛這好一個「決心」竟為一個私人的爪牙而要索性出賣國家民族到底，在我們想來，實在不值得一提，只堪嗤之以鼻，但是這種決心和行動，在「心已死」的人，却又是可以相信的事情。汪精衛一派人的最近的活動，確已相當顯明。他們的第一齣好戲就是自己擬辦報紙雜誌，或收買報紙雜誌，以為他們的應聲虫，擴大其叛國獨裁的勾當。汪等在港地收買報紙，在滬上拉攏教育界人，秘密組織小組會，已為各方面所深切注意。最近還把從前的機關報「民力」改名為「更生」，由敵方每月津貼二千元，作為汪派宣傳機關報。此外，還更進一步，組織「人員動員大同盟」，企圖與「國民精神總動員」魚目混珠，欺騙

民衆，並擬召集「國民黨代表大會」，及「國民代表大會」，用以分化現在領導抗戰的國民黨，並淆亂國民的視聽，用心實在狠毒。他們的活動費，現在由敵人在滬匯賭稅項下每月撥給六千元。敵人在我們的淪陷區獎勵賭博，而以其稅捐津貼汪派作賣國活動費，敵人真可謂備收「華滅華」「一石雙鳥」的效果，但是汪精衛一派人平時宣傳的所謂「爲愛護

上海日圓慘跌的原因

純眞

連日日圓在上海一再跌價，最低落時，一圓日幣僅合我法幣八角七分。這一場風波，尚在擴大。因爲問題包含許多複雜的現象，一般的人，容易彷彿。

首先就跌價的原因說，或謂因上海日幣供過於求，或謂「因關外之出口貨限定改收英匯」或謂係日本通貨膨脹結果，或謂受華北偽幣跌價影響，或謂因華興發行偽鈔。以上諸說，都不失各爲原因之一，而且互相構成連繫的關係。

在上海一埠，日幣流通額約有四五千萬圓，連銀行存儲合計，在一萬萬圓以上。此外尚有台灣銀行及朝鮮銀行鈔票。這些紙幣的來源，大部份是日軍帶到上海當做軍費撤出的，其次是由華北經過換偽幣轉轉而來。其間有一部份是

中華民族而主張和平」，不知又將作何解釋？

汪精衛本月十五日遣派其親信飛平與日方喜多會談，本月卅一日確已親赴東京認賊爲父，一串的事實如果確已完全實現，那末，我們已可以公開宣告他們的死刑，四萬萬五千萬國民已皆得而誅之了！

日人由東京携匯以「繞外匯」，也有一部份是日本旅客的消費。總之，各種來源，匯歸於上海，使上海變成日幣泛濫現象。

所謂「泛濫」，即供過於求，亦即是「紙」浮於「物」。上海日幣的用途，一種是購買日貨，一種是清算國際貿易。總之，日本必須把日貨運到上海或者他國，才能使日幣流通起來。否則須強制灌輸中國人民袋裏，就是因爲這一個緣故，紙幣與貨物失却平衡——同時，上海是國際市場，不能受日本法律拘束，所以自去年十月以後，日幣就已跌價了。

在積極方面，日本用公債方式，吸收上海的日幣回國，但爲數無多，不過三十四萬圓。在消極方面，日本限制從

華北及從日本携帶日幣赴滬，並在基本工作上，設下軍票及華興銀行偽幣，代替日幣。軍票在上海市面，有五千萬圓。軍票與日幣雖成爲封鎖關係，但有一小部份在交流。因爲軍票流行的範圍，在淪陷區域，上海連日本商人，也嚴拒不收，故沒有積極作用。其次是華興偽幣：日本企圖假法幣背景，規定華興偽幣與法幣同價，目的在開闢上海市場，吸收法幣去換取外貨。另一作用即所以救濟日幣於滬。但是華興偽幣一發行出來，價格便慘跌——規定一圓偽幣換一圓法幣，事實上偽幣連在虹口的流通，也非常少，「一百六十元華興偽幣，始能換法幣百元」。因爲華興偽幣係毫無信用，在市場上也無需此物，故日本欲不負華興偽幣起落之責任，實際上華興偽幣完全是變相日幣。因此，隨着華興偽幣的跌落，日幣也便大跌特跌了。

我們還不知道日本要怎樣掙扎這盤殘局，但可以斷定：由於上海日幣慘跌的風波，日本貨幣制的國際價格，已畢露無遺。日本外匯基準，（一先令二辨士）不是能夠維持，上海日幣價格將成爲一個大窟。譬如吹空氣進入皮球，從最薄一點爆破，日本貨幣最薄的一點，就在上海，爆發出來了。

日本戰時經濟的破局

吳平關

日本戰時經濟已走上破局的序幕了。這個斷語並不是我們的創見，卸職財長池田成彬說：今年是日本戰時經濟的生死關頭，也就是破綻的發端，這個關頭不能安穩渡過，即是破局。又日本經濟雜誌「經濟學者」這樣說：「在戰爭初期的階段，這種矛盾（產業的不均衡）還能勉強掩飾；戰爭長期化的今日，各方面的缺陷悉皆露現，生產機構全盤走入混亂狀態，軍需工業及非軍需工業各部門的內部，已至混亂不堪的程度，若不從全體主義的立場（即法西斯政治的實行），做通盤的調整，長期戰的經濟體制，就難維持，這種危機正在無形中滋長」起來。這些意見都是財政經濟專家的見解，又是很抽象的言論，我們應從各部門具體檢討一下。

先從農村方面說一說，據東洋經濟新報社調查，在去年九月間的情形是這樣的：

- (1) 米谷之減收，已達二成至三成，但政府之報告僅稱減收百分之七。
- (2) 日本全國的召集，已達全國男性人口之一成，總戶數之三二%，農家戶數之四成。
- (3) 秋實減收六成。

從米糧而言，一九三七年之實收六千七百三十三萬日石，以減收二成計算，即減收一千三百四十六萬日石，朝鮮減收二百六十萬日石，共計一千六百餘萬日石，本年度米糧的供應情況如左：（日政府公布）

一九三八年之生產米糧 六二，七五七千石

前年所剩米糧 八，四九二
 朝鮮米進口能力 九，六〇〇
 台灣米進口能力 四，八五〇

共計

八五，六九九千石

這裏多估一千六百萬石應扣除起來，即剩六千九百六十九萬石，但是日本人一年間的銷費要八千一百萬石，對除不足一千一百三十萬石。以日本常年之儲糧為八百萬石，應付青苗不接時期之用，日本本年短欠的糧食就達二千萬石左右。這是一個致命的打擊。並且為着肥料的缺乏，勞働力的不足，更加促成今秋的米荒，是不能避免的。據東洋經濟新報社的報告，沒有男性的漁村已不少了，蠶業頹廢，也即是日本外匯破局的原因，僅生絲出口美國每年有三萬萬日元，春蠶亦如秋蠶減收六成，其損失就有一萬萬八千萬元，即是全年產金的總數目，蠶絲的減收，結果將使一切產金的努力，爭取外匯的政策變成泡影。

在金融方面，自開戰以來，日本銀行已增發空頭紙幣拾萬萬元，應付戰費的無着，結果激成物價飛騰的現象，又為政府強迫購買國債，地方銀行因國債的利息與存款的利息相去甚遠，不能自存，進而投資股票，但股市一落千丈，竟造成逼身是債，而不能翻身，地方銀行之破綻僅為時間問題，更可憐的算是保險公司，尤其是人壽保險的影響特大。據野村銀行的調查，日本生命保險公司一家在去年中付保險金增加五百四十九萬元，帝國生命保險公司增加四百十六萬元，都是陣亡士兵的保

險金，死亡率竟達百分之七十七，其中百分之六十是陣亡將士。全日本的保險公司人壽保險有三十三家，資本二千二百萬元，日本與帝國兩家居四百二十萬元，即五分之一，因此估計去年中付出保險金，當增加四千八百萬元左右，若與一九三六年所付出數目比較，即值其四分之一，原來保險公司是各大財團吸收遊資之機關，所得資金多投資於証券股票或地皮上。戰爭以來，投資於國債尤多，公司留存的現款甚少，故支出現款的數目激增是公司的致命傷。並且所支出的現款都是給陣亡士兵。這些士兵多半是戰前加入的，僅付一兩期保險料就陣亡，如一千元的保險料，在事實上僅付出三十元至六十元就陣亡，公司對每一陣亡士兵之損失負擔，以一千元契約為例，就要負擔九百四十元的損失。這種情形的發展，在公司方面是不能阻止的，因為公司絕不能拒絕「皇軍」的加入保險，若拒絕「皇軍」加入保險，立刻以賣國奴的罪名加諸保險公司，這是保險公司不能自拔的原因，保險公司在日本經濟上的地位是各財團的附屬機關，所以保險公司的搖動即是各財團大本營的搖動。從金融方面觀察，地方銀行和保險公司的破產，即是日本金融恐慌的導因，戰時經濟崩潰的信號。

再從物資而言，本年度所缺欠的物資甚多，一切存貨已在去年十二月間用完了，今年所需要的物資必須取諸本年間的生產和外國貨的進口。在平年的消費，一九三六年的實情是這樣的：

- (甲) 國內生產品 一五·八六〇百萬元
- (乙) 進口貨物 二·七六三 百萬元
- 共計 一八·五二三 百萬元
- (丙) 出口貨物 二·六九二 百萬元
- (甲)(乙)(丙) 對除 一五·八三一 百萬元

從右表可以看得出來，日本一年所消費的物資要一百五十

八萬萬元。但是日本的生產力還不能供應其國內的消費，本年度所短缺物資的數量，大約如左：

- (甲) 國內生產品 二〇,〇〇〇 百萬元
- 這是東洋經濟新報社的估計，消費的物資因為戰爭與擴充生產力所需極巨，此金額在七十四萬萬元右，其計所要物資左。
- (乙) 國民消費量 一五八 萬萬元
- (丙) 生產力擴充及戰時物資 七四 萬萬元
- 共計 二三二 萬萬元
- (甲) 與 (乙) (丙) 共計對除 三二 萬萬元

照這樣計算起來，本年度所短缺的物資約達三十二萬萬元。從民需物資一百五十八萬萬元節省一成半，即可節省廿三萬萬元，尚且短缺九萬萬元。這些物資是要靠外國購進來的，所以本年度所需要的外匯資金就是入超九萬萬元的基金，外匯資金的問題，即是決定本年度物資動員計劃的關鍵。外匯資金若無充足的來源，外匯的崩潰，立刻引起日本國內經濟界的大混亂。那末，日本究竟有多少外匯來源呢？據「讀賣新聞」的報告，政府方面的估計如下：

- (甲) 新產金 二萬萬元
- 一萬萬五千元
- (乙) 收集民間存金 三萬萬五千元
- 共計 三萬萬五千元

這個數目是誇大的估計，其實去年產金計劃是二萬萬五千元，實收僅得一萬萬八千元，收集民間之金銀，去年間曾施用極端壓力，亦不過得到九千萬元，故今年的成績絕不能比去年為佳，因為民間所退藏金銀是有限的，雖再用壓力亦不能從無中生有。又去年秋霜減收六成，今年春霜亦為勞力不足，絕不能期待增收，生絲出口的減少，又是外匯資金困難的增加，故本年所不足的外匯資金當在七萬萬元左右，這是日本戰時

經濟的又一個致命傷。

註：(1)在林內閣結城財長任內，日金出口十萬萬元，在

近衛內閣池田財長任內，金出口十一萬萬六千萬，日本的金銀，於一九三八年八月間已經用盡了。

從工商業而言，去年六月池田商相發動物資統制，禁止十二種商品的生產和消費，商工業的犧牲者一百廿五萬人，其中工業的犧牲者七十五萬人。這是企劃院的調查，在七十四屆國會八田商相的報告，全國的失業者是：

(甲)業主

八八，三〇〇人

(乙)傭人

二八六，三〇〇人

共計

三三四，六〇〇人

(上面甲項)轉職或歸農者

四，三〇〇人

(乙項)轉職或歸農者

一八，一〇〇人

共計

二二，四〇〇人

照這個表看起來，有出路的工商業者僅百分之六，另一方面軍需工廠需要工人甚急，各廠爭奪熟練工尤烈。三年來增加之工人如左：

一九三六年 二，五九二千人

一九三七年 二，九三三千人

一九三八年 三，二八八千人

此三年間，工人增加六十九萬六千人，去年一年間增加三十五萬人，這些工人都是十六歲至十八歲的壯丁，一九三六年進廠的工人，今年算是熟練工，同時在此六月就要入伍。這三十四萬熟練工的入伍，在工業方面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六月間的勞動饑荒，當然也是日本戰時經濟的生死關頭，亦是產業混亂的原因。原料的短缺和勢力的不足，將使生產力停頓下來。故「東洋經濟新報」的生產估計，結果又是誇大的估計，同時又

是物資不足的更大的證明。

物資的不足，勞力的饑荒，外匯資金的枯竭，通貨的膨脹，結果造成物價騰貴生活困難的局面，據日本銀行的調查，最近廿一個月來的物價趨勢如左：

一九三七年六月 一七一·四

一九三八年六月 一九六·九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二一一·九

一九三九年二月 二一四·一

增加指數 四二·七

日本銀行的零售物價指數是根據公定價格編製出來的，這裏尚且膨脹四二·七%，至於市面的實情當然比其指數更加厲害的，試舉一二個例吧：

(一)廢鐵公定價格，每噸一百元，但是市價已脹至一百七十元。

(二)電氣銅每噸公定價格一百零二元，市價已脹至三百三十元。

(三)綿織類漲百分之六十五，「秩父鉤仙」竟漲兩倍。不但一般物價飛漲不已，農產物價與工產物價的乖離，所謂缺刀形的價格，已經現出一九二九年的農業恐慌的症狀，秋出暴動的情形，近在長野縣已有爆發的趨勢，據「經濟學者」社的調查，缺形價格的現狀如左：

商品種類 一九三六年十月， 一九三八年十月

農產物價 一〇〇 一二二

工產物價 一〇〇 一六二

農產物價僅起百分之廿二，工產物價已漲百分之六十二，相差百分之四十。這個事實祇有加緊農村破產的速度而已。今年九月秋收前後是日本農村的危機，其理由就在這裏。

(五月一日寫在重慶)

中國在勝利途中邁進

萬居譯

波蒙氏 (Joan de Beaumont), 是去春在越南南拆當選的法國下議員, 他與遠東接觸較多, 所以對於中日問題能夠有明徹的認識, 他的見解與投降主義者汪精衛輩恰恰相反, 他認為這次遠東的空前劇戰完全是日本軍閥的侵略所造成的, 這一侵略使中國由分裂而走上統一團結之途, 這就是中國抗戰, 必得最後勝利的基礎, 他的觀察都是以客觀的事實做根據的。此文係在最近的巴黎評論 (L'Avant de Paris) 上面發表, 現譯於下, 以供國人之參攷。

我最近對於中國和越南曾作一廣泛的調查, 近幾個月來, 這兩個國家的事變起了很大的變化。我想, 把這些事變向我國輿論界陳述, 是件有益的事。遠東的情形, 實際與過去大不相同, 尤其與近幾個月前人們所預測的更不相同。

一. 中國的抗戰

有系統地使用着暴力, 蔑視人類的痛苦和生命的外國侵略者, 其結果促成這個廣土眾民的中華民國各黨各派團結在一面旗幟之下。在全國民衆的眼光看來, 今後的民族觀念乃由蔣介石上將所代表, 並且只有他足代表。

當戰爭爆發之時, 中國的分裂思想仍在活躍着。南北的鬥爭, 雖不流血, 却暗中在持續着。最少, 地方觀念沒有放棄, 各省都在謀自治。蔣介石上將採取一種軟硬兼施的政策, 努力使這觀念消滅。但是這樁事業, 似乎需要很長的時間。爲得破壞這種政策, 日本政府決心在蔣介石上將還未將中國統一之前, 而把他打倒。

然而, 日本侵略的第一結果, 正好有利於中國的統一, 這一本是日本所要破壞的目的。中國整個民族結成一體, 以抵抗侵略者。各黨各派, 自國家主義派至共產黨, 都把他們的意志和努力集中起來, 以戰勝他們的共同敵人。中國民族意識的充分覺醒, 乃爲世所週知的事實。

所有日本人認爲可以控制的省份, 都忠於中央政權, 嚴格地服從於中央。國民政府, 由各省行政機關接地, 行使其職權於各地。敵軍前進一步, 所有城市, 甚至很大的城市, 居民都心甘情願地隨軍隊退出, 只剩下一座空城。漢口, 南京今日變成了死城。廣州的人口估計一百五十萬人以上, 今日却變成荒郊, 好像可怕的傳染病使居民盡死光了。據說, 留在那兒的, 最多只有四萬至四萬五千的貧無立錐的可憐虫。凡是日軍所佔領的省份, 市場成爲丘墟, 田園荒蕪, 商業絕跡。侵略者在他們所征服的地方, 因而無法自給。中國的財富和勞力可以說從沒有資敵的。

在抗戰的組織中, 廣播電台負着一種重要的任務。中央政府以無線電通過侵略者的陣線和頭上, 發給它的命令, 新的佈告和決議, 並鼓勵戰鬥和襲擊, 時地適宜, 它就施行局部的攻擊。外國大使館要與他們處在被佔領區的僑民和宣教師通消息, 都信用中國中央政府的無線電台。

散布在全世界的華僑, 則與他們的同胞團結一致反抗日本的侵略。他們踴躍捐輸, 倘有必要, 則一星期絕食一日, 將所得之款匯回, 以保衛被侵略的祖國。

中國堅毅而頑強從事自衛, 業已引起侵略者驚駭了。中國士兵前仆後繼, 當然, 日本的侵略, 已經殘殺中國的士兵和人

民約近兩百萬人；但是這點點的犧牲，對於這個四萬萬五千萬人口大民族，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爲得長期抗戰，並補救軍器和彈藥的不足，中國最高統帥即刻改變他的戰畧。中國軍隊現在已不從事大規模的戰爭，組成完整的師，和大規模調動的隊伍，而像過去德國軍事教官，把他們導入莫大的損失那樣。今日只從事不斷的游擊戰：運動的隊伍，每隊最多四千至五千，但是配備優良，突然出現於被佔領的據點，射擊幾槍，飄忽無踪；這樣迫得日軍要不斷地注意任何陣線的據點，以攻擊游擊隊的進襲。

中國統帥這種新戰術迫得日軍要時時警戒並準備反攻，結果造成佔領區的日軍發生神經衰弱和疲乏的情緒。在某些地方，日本甚至被迫得僅能守衛重要的據點。有人說，日本指揮官已經開始明瞭「他們不能征服中國」了，正與拿破崙不能征服廣袤的俄羅斯同一理由。下面這一句話現在可以說明遠東的前途：「中國地方太大了，日本想征服牠，無異蛇欲吞象。」

日本統帥尙有許多問題值得他們考慮。俄國逐漸給與中國以踴躍的援助。在華北各省，俄國的空軍人員直接地跟中國軍隊合作。蘇俄集中大軍於西伯利亞，這迫得日本政府沿蘇滿邊境不得不集合十五師團，以防俄國的干涉。

俄國政府訓令其人員停止在中國宣傳布爾什維主義。在目前，俄國共產黨似乎僅注意其本國的建設。所以牠的策畧乃在便利於蔣介石上將領導下的中國的統一。總之，莫斯科所希望的，乃在不使日本勝利，以免中國給東京統治。它用種種方法，以削弱日本，不使將來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與日軍閥所欲操縱的中日軍事合作的力量太廣大和太強了。

遇着這個龐大民族的抵抗，日本已發生一個悲慘的問題，牠要征服中國，差不多快要失敗了。

佔領區不斷地擴大，但是在這些地方，生活立刻沒有辦法，生活程度的昂貴出乎尋常。因此，他們要依賴輸入貨品和糧食以給養其軍隊。

日本軍部侈言他們的需要百分之七十靠佔領區供給，百分之三十則依賴外面輸入。在靠近大通商口岸的某些地方也許是真的，但他們所佔領的大部分地方，我們可以肯定其軍隊的給養，百分之百要靠他們自己輸入的商品，這是實實在在的情形。其結果對於戰前業已發生嚴重問題的日本經濟和財政給與嚴重的打擊。

日本想藉封鎖，把中國全部孤立起來，以屈服中國的抗戰。它想用貧困，痛苦和斷絕繼續抗戰所必需的武器和軍火的供給來消滅中國。在佔領天津和上海之後，日本爲欲貫徹這個目的，而佔領廣州，雖然這冒險却是僥倖的。所以，全部大口岸被武力佔領之後，日本軍閥相信中國既不能長期抵抗，那麼最後便會讓步。

但是他們沒有估量到中國民衆的愛國思想，忍耐以及能儘量忍受其所缺乏的一切東西。

由海上供給既不可能，那麼中國人馬上就着手開闢距離最近的新路。英國貿易一向經由香港，廣州被佔領之後，今日是不是已無法貿易的呢？將來可從仰光經由一條二百五十公里的路，不到三個月工夫就建築成功，這使緬甸和中國西南大城市聯絡起來了。英國這方面，建築一條百公里長的公路，連接緬甸鐵路的終點，在英國人看來，中國這條新公路建築得非常滿意，因爲將來可深入到人口過剩的華南，並可輸出世界上最大產米國的緬甸的穀物。另一方面，他們預借一千萬鎊給中國建築仰光與昆明，昆明與重慶銜接的鐵路。

除了這條勇敢而迅速完成的交通路線之外，還有經濟建設

計劃在實施中。在內地各處，凡較可避免日機空襲的地方，許多新工廠類美的投資，正在開辦中，並且也有德國所投的資本。到處都可看見中國人的偉大努力，組織抗戰，許多外國人即贈給與中國這種努力以財政和技術的援助。直至最近還未開發的地方，而且這些地方的富源每每在於若有若無的推測中，其生命似乎突然生長起來了，並且一天一天加速活躍，中國產生了無限的能力，實在足以使牠長期抗戰下去。

「我們要抗戰到底，」我在中國考察的期間，每天都聽周圍的人反覆地這樣說。『我們已經忍受了百分之八十的戰爭的苦痛，如果，我們要毫不留情地將這個到處播恐怖，暴力和殘殺的侵略者擊退的話。我們最多只須再忍受百分之二十就夠了。』

毫無疑義，這是可能的事；今日整個中國民族對於日軍閥都懷着深刻的仇恨。雖然中國人喜歡排外（按這是在過去的情形，目前已不存在了），但他們却開始對歐洲人表示好感，蓋因他們一把歐洲人的態度與日本人的加以比較時，他們對於歐洲人便不得不加以稱讚了。

二、日本的現狀

日本遇着這意外的抵抗，在這毫無所得的所謂軍事勝利當前，而這勝利反而毀滅了他們所佔領的繁榮的大城市，他們急切需要支持無法輸出的過剩工業時，牠國內究竟發生了什麼反響呢？

當然，當他們從事冒險時，東京統治者既沒有預料到，也不希望有這種情形發生。

他們沒有預料到他們的侵略，却會自然地促成他們過去認為不可能的中國統一，並激起一向隱藏在民衆的最深處的愛國思想。他們不信會遇中國的真正尤其是堅強的自衛；這種抗戰的意志都是蔣介石上將所喚起的，今日整個中國民族都抱着這

決心。他們從沒有猜到會遇着這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民族的激烈仇恨，中國人民不會原諒侵略者給與他們的痛苦以及對平民的慘殺。他們沒有預料到這渺茫的所謂勝利，會付這樣大的代價。他們沒有預想到，他們的軍費會不斷地增加，對於國家財政會發生如此悲慘的影響，也沒預想到他們的軍隊會關到這樣疲乏不堪。

日本大工業被迫走到鬥爭的路上去。他們都希望在這次的侵略去攫取很大的利益，因為他們在戰事發生的前夜，經濟上和財政上的情形即已特別嚴重。他們希望征服新市場，而保障獨佔的利益。他們看見征服却把市場破壞了，這些市場大部分在過去却是他們所佔有的。侵略軍隊一前進，日本商人則跟着跑。但是中國人民既沒有掙取到，而所遇到的只是一片荒涼和悲慘的景象，因為他們一迫近城市，人民便統統走光了，而所剩下的只是寥寥幾個窮而無告的人。

因這次戰爭而日益增加的軍費是需要金錢供給，永遠需要更大筆的金錢供給，但戰爭本身却是不會產生戰費的。日本大量製造紙票在佔領區行使。在他所佔領的城市，紙票使用是強制的，但紙票購買力只限於城門口，而中國人間在買賣上都是拒絕使用的。敵人的金錢不能深入到內地，而所使用的只能在徵發品，所以其價值等於掠奪。

一年半以來的日本侵略在佔領區所發行的紙幣經過幾個階段；起初為軍用票，有着特別記號；其次則為普通日元；最後則有所謂「聯合準備銀行」貨幣，而只能行使於天津和北平。但這幾種貨幣，外國銀行並不接受，在日本也不能兌換金鎊或美金。結果，這種紙幣大量膨脹起來了；立刻變成毫無價值的廢紙，大家都知道這一回事，所以沒有人願意用它。

當前戰爭給與日本以一個悲慘的問題，大家已經看到。該

國所有資源，財富，勞力全部為戰爭而動員。她更要再犧牲去。在工業上，已經缺乏勞工。公用事業漸漸減少人員，而幾乎陷入停止的狀態。再過幾個月，就會發生這種完全停頓的情形。現在戰爭所賭的命運，就是中國的命運，日本的命運。

東京方面已起嚴重的憂慮。這種憂慮確實影響到近衛的政策，當十二月杪，他發表演說，所提出的和平條件，他也說要尊重中國獨立和領土完整了。但是他的辭職，差不多是跟着這演說而來的。

世人都想誰在統治日本：是不是東京政府呢？除了國會和政府所代表的政治權力之外，實際有軍閥集團所操縱的軍權，海軍將官所掌握的海軍權，最後尚有事業的日本……首相的權力並不是最大的。

蔣介石上將毅然地拒絕談判和平，在侵略者還未退出中國領土的時候，所以日本+戰派又在其本國佔了勝利。但是日本政府却陷入嚴重的憂慮中了。大家都認為佔領區的日本軍隊，因長期混在中國的人民裡面，並與較為溫和文雅的風俗接觸，怕將失掉了他們的戰鬥力；他們掩不住渴望休息，並回到家鄉去。

為要在軍事上打倒蔣介石上將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日本已擱下百五十萬軍隊在中國（按至最近已動員百九十九萬人）；但是，據說死，傷，病，患傳染病如瘧疾，赤痢尤其是一種新的病痛，一種由於微生虫鑽入人體內而慢慢地成為不可治的病症而致死的，合計起來已有四十萬人。不過這是在數個月前的最低最低的估計，據日本大本營高級軍官所露出的消息，至二月底的統計，日軍死傷確數將近九十九萬人之譜。

我聽到許多在遠東傳報的巷談，聽到從最有權威的人的口中說出來的許多確切的話，是不是真的呢？

總而言之，日本的政治已陷入危險的漩渦中，乃為確切不

移的事實。日本的手段確實不夠完成其征服中國的企圖了。

三、和平有可能嗎？

大家都知道在這些情況之下，日本政府無數次想方法要結束這種充滿着許多危險的戰爭，這戰爭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完全超過他們的估計。它希望以經濟方案代替軍事以征服中國，因為英美已提出嚴重抗議，同時日本的反共同盟的德國，看見她的在中國的利益受着嚴重的損害，也隱藏不了她的憂慮。由此產生了兩種運動：近衛提出和平條件的宣言，以及在佔領區各地，企圖成立許多傀儡的地方政府。近衛的和平運動已遭遇蔣介石上將和中國民衆的繼續抗戰的意志——雖然過去中國在軍事上遇到若干的挫折，——而擱淺。但是日本人如果沒有力量打倒中國政府，則他們就逐漸收買漢奸，以便驅回難民。恢復農耕和商業，希望這樣可以戰勝，他們然後才漸漸地排斥外國人的競爭，劫奪關稅和鹽稅，這樣，他們就可做中國的主人。東京政府很懂得這一點，自戰事開始，即企圖在各佔領區製造地方隨時的傀儡政府，這些人物實際只是它的工具罷了。但是中國人民因得中央政府以廣播的勸告，都不受這種陰謀所欺騙。這些日本的傀儡被宣佈為叛國賊，一個一個被無名英雄所暗殺了。雖然這些人常常在街上被打死，但從找不到一點犯罪證據的兇手。所以目前，日本當局漸漸找不到這種傀儡的替身者了。

直至今日被日本利用以期達到其征服中國的目的的人，都是其名不彰的，此外，尚有一個有相當名氣的人也接受種種危險的職務：這個人就是汪精衛，過去不久，他還是國民黨中最有力量的人物，不過好久以前他就是一個主和派的首領。

但是在公開背叛蔣介石上將所領導的中國之前，汪精衛

(接九三頁)

戰時日本農家經濟的破局

蔡雲騰

敵國農村問題，本已危機四伏，更以日本軍閥窮兵黷武，發動侵華戰爭，農村崩潰更為加速，農民哭飢啼寒，已瀕沒日本農村中，「足食足兵，然後可戰」視今日敵國人口的不足，糧食的缺乏，以及經濟基礎的脆弱，在在證明我國勝利之在握，而敵人敗亡的日子是不遠了。

一、農村生產激減

土地耕種的條件，在敵國農業經營上機械的使用還極幼稚的今日，農業生產工具主要的還依賴人力畜力。但自敵法西統治者於「七七」挑動侵華戰爭以來，敵國農民即不斷被徵入伍，估量敵國動員的兵力已達二百四十三萬五千人（「戰時日本」第四期與平岡「日本作戰兵力的新檢討」），據敵陸軍省調查，農民數目佔在營兵職業的百分之四十五。依此計算，敵國農民被徵入伍者有一〇九五七五〇人。并且從來日本農村人口每年流入都市有三十萬左右，事變後激增二·五倍乃至三倍（本年三月一日「經濟學者」第廿四頁）。這些數目就是告訴敵國農村已減少這麼巨大的勞動力了。在中時以人力佔百分之九十的絕對要素的日本農業（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號「解剖時代」後筑三郎「戰時日本農村」），其因勞動力不足，與生產打擊的厲害，不可不言而喻了。

又據敵農林省調查，日本全國用以耕作的馬匹達一百四十五萬匹。平常一人用鑿一小時只能耕種〇·五畝，若一人一馬，一小時能耕作到三畝。有馬與無馬對比，耕作能力，相差六倍。由是觀之，馬匹被敵軍部徵發殆盡，對於勞動力的打擊不

少於人力。

肥料亦為農業生產的重要條件，日本農業用肥甚多，根據敵農林省調查，農業經營費中，肥料費用所佔的比例如下：

| 總經費(圓) | | 肥料費(圓) | | % |
|--------|--------|--------|------|---|
| 自耕農 | 三七·三四六 | 一〇·〇二一 | 二六·九 | |
| 半自耕農 | 四五·三五二 | 九·八四四 | 二一·四 | |
| 佃農 | 五二·五〇〇 | 九·八〇〇 | 一八·六 | |

每年日本農村需要三萬二千萬圓的肥料費（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莫斯科「真理報」斯特巴諾夫「戰爭推毀着日本的農村」）。日本肥料除少數自給肥料外，多依存外國的輸入，現因敵國現金貧乏，所以肥料輸入就減少了。如：日本硫安製造會社。去年的生產額已減少百分之十了，供給已見不足。磷礦石百分之八十從外國輸入，一九三七年輸入百萬公噸，至一九三八減少至五十五·六公噸。磷肥饑饉更加嚴重。一九三八年加里鹽輸入十五萬公噸，今年已見斷絕。至於有機魚肥的市場更加恐慌，鍊粕，朋鍊在一九三六年生產七萬二千公噸，至一九三七年減至二萬二千公噸，一九三八年減至八，九千公噸；錫粕於去年也減至三十二萬公噸（四月號「革新」志村茂治「肥料問題」）。廐肥亦因馬匹被徵而大減。據調查，一九三七年春物價指數為一〇〇，至一九三九年肥料昂騰至一五九·七。戰爭影響到肥料的飢饉，昂貴，農產物當然亦因之而更加減收了。

基於人力，畜力和肥料的缺乏，而促進米穀生產的激減。日本本國本來是個糧食供給不足的國家，近十幾年來，每年必需由殖民地台灣和朝鮮輸入米一千至一千四百萬担，小麥從前

日本生產很少，平均每年亦須輸入五百餘萬担，近年雖生產界有增加，仍須輸入四百萬担，雖說輸出三百萬担，但其國內每年尚需要一百萬担（淺吉「中日實力的對比」第三九頁）。

日本土地面積（據昭和十四年版「每日年鑑」統計）在中日大

戰前雖然逐年增加，但實際的收穫却年年減少。據農林省一九三五年統計，自一九二四年以來，米，大麥，裸麥出產是曲線的低降，只有小麥略有增加。從那個表抽出幾個年度的比較數字如（單下位千石）：

| | 一九二四年 | 一九二五年 | 一九三〇年 | 一九三一年 | 一九三四年 | 一九三五年 |
|----|--------|--------|--------|--------|-------|--------|
| 米 | 五九・七〇三 | 五五・五八二 | 六六・八七五 | 五五・二一五 | 五一・四〇 | 五七・四五七 |
| 大麥 | 八・八二五 | 七・五六九 | 七・〇九一 | 七・五七八 | 六・七九六 | 七・二八八 |
| 裸麥 | 七・七七八 | 七・四〇〇 | 六・〇八八 | 六・五二一 | 五・三四九 | 六・六二三 |
| 小麥 | 六・一二一 | 五・八二九 | 六・一二五 | 六・四〇六 | 九・四五— | 九・六六一 |

一九三八年度的收穫額比較一九三七年米減少三・七％小麥減少一〇・二％，大麥減少八・一％，裸麥減少四・〇％（四月號「革新」志村茂治「肥料問題」），柑減收三〇・七％，蘋果減少三・九％，柿減收三・三％，繭絲的收穫亦激減（三月一日「經濟學者」第廿四頁）。一九三八年比較一九三七年雖然農作物收入增加一億圓，但這並沒有和上面所述農產的激減品矛盾，而實是農作物減少以致價昂貴的惠賜。農作物收入實質指數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一九三七年減至九三，戰爭後的一九三八年更減至八四，戰爭前後比較低減了九％，再與一九三六年的農作收入實質指數一〇一比較，是降低一七％（據日本農林省發表）了。

一・農家經濟的實況

日本農產品激減的反面事變後百物却皆昂貴。以一九二九年物價指數爲一〇〇，去年爲一四〇・〇比較前年的二二三・

八增高了一六・二％，再與事變前一年的一〇一・二比較，則增加了三八・八％（據日本農林省調查）一般物價雖漲，而農產物價則變動較小據調查，假使一九三七年春物價指數爲一〇〇，米在敵政府壓制下，騰貴較微，不過一〇六而已。所以物價騰貴，於農民得不到什麼利益而反增負累而已。

因爲農業經營的貧窮化而招來一切農業收益遞減，不待說，這是由農家經濟以重大的壓迫的。日本農民經濟來源，平時大多數農民一方面依賴農產品的收入，一方面依靠出賣勞動力的報酬。事變後，他們兼業的收入始不可得，因爲：第一，自家農業勞動力不足，不能兼業；第二，土木救濟事業等的勞動需要減少；第三，消費資料生產部門的工業縮小乃至休業。農民兼業的減少，予農家經濟以嚴重的打擊，因爲生產用財的價格昂貴，必然使農家的現金支出增大，農家計費中的現金支出部分的比重急增；而兼業收入爲農家所得的主要源泉。於是愈益促進半佃農和佃農的社會的分化，沒落。

大家所知道的，日本自一九三〇年以來的農業恐慌，農民整天動勞，家用極力節省，才能勉強渡過難關。今日家用實無法再為節省，但是自準戰時以來，因為生活必需品騰貴，家計費指數跟着急騰，如下表，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度的家計費指數與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比較，騰貴情形是：自耕農二五·六%，半佃農二五·五%，佃農二八·八。

農家家計費指數表（七年指數—一〇〇）

| | 八 年 | 九 年 | 十 年 |
|-----|-----------|-------|-------|
| 自耕農 | 總計 一〇九·八 | 一〇七·六 | 一二五·六 |
| | 內現金 一一二·〇 | 一〇三·〇 | 一二七·二 |
| | 支出 一〇七·一 | 一一〇·五 | 一二四·五 |
| 半佃農 | 總計 一一六·二 | 一一五·二 | 一二八·八 |
| | 內現金 一一三·〇 | 一一四·五 | 一二六·七 |
| | 支出 一〇六·五 | 一一五·二 | 一二八·八 |
| 佃農 | 總計 一一三·〇 | 一一四·五 | 一二六·七 |
| | 內現金 一一三·〇 | 一一四·五 | 一二六·七 |
| | 支出 一〇六·五 | 一一五·二 | 一二八·八 |

（註）據農林省「農家經濟調查伸算」。

這家計費中，現金輸出的部分的增大，是受着物價昂貴的影響。

農家的主要生活必需品，佔購入總金額中的比例如下表：

主要生活品購入表（%）

| | | | |
|----|-------|----|--------|
| 織物 | 三三·二九 | 酒類 | 一四·五八 |
| 電費 | 一一·〇七 | 香煙 | 一〇·九九 |
| 鹽 | 一一·五七 | 糖 | 九·三八 |
| 醬油 | 九·二七 | 醋類 | 〇·四〇 |
| 紙 | 〇·四四 | 總類 | 一〇〇·〇〇 |

（註）據所得未滿三百元的農家計算——「農務時報」昭和十

一年一月號。

這些物品，可說大部分是必需品，消費稅和獨佔價格支配下的商品。戰事以來，農家的主要生活必需品中，家計需要最多的物品類騰貴尤其厲害。這種影響家計費指數急騰，是極明顯的事。

戰事以來，農民農業所得既告減少，而家計費指數反其急騰，所以生活陷於極端苦境。參閱下表：

農家家計品價格指數表

| | 十三年一月 | 六月 | 九月 | 十四年一月 |
|-----|-------|-----|-----|-------|
| 漂白布 | 一〇六 | 一五七 | 一四四 | 一六九 |
| 印花布 | 一〇五 | 一三八 | 一五〇 | 一五九 |
| 綿絨 | 一〇四 | 一四八 | 一七九 | 一九五 |
| 洋紗 | 一〇三 | 一二七 | 一一一 | 一二三 |
| 衛生衣 | 一〇四 | 一三六 | 一五九 | 一七一 |
| 清酒 | 一〇二 | 一一二 | 一一二 | 一一二 |
| 醬油 | 一〇二 | 一〇三 | 一〇一 | 一〇〇 |
| 分蜜糖 | 一〇〇 | 一〇〇 | 一〇〇 | 一〇六 |
| 鹽 | 一〇七 | 一一四 | 一一五 | 一一二 |
| 火柴 | 一〇四 | 一六六 | 一六八 | 一六六 |
| 紙 | 一〇〇 | 一一〇 | 一一五 | 一一二 |
| 食鹽 | 一〇二 | 一一〇 | 一一一 | 一一一 |

（註）以一九三七年七月指數為一〇〇，依工商省「全國小賣物價月表」伸算。

三、租稅與負債

租稅是日本農民的重要負擔，農家負債跟之發生了，在全日本五百四十八萬一千個農戶（一九三九年一月四日莫斯科「真理報」中，自耕農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佃農，半佃農，

每年必須繳納百分之五十的收穫額於地主，并且要担负奇重的捐稅，無論是自耕農，佃農，半佃農。日本農民的耕地狹小，有四百萬戶的農家，每戶只有佔不到一公畝的耕地（凌青「中日實力的對比」）。因此，終年勞動，所得到的是負債，貧困，饑餓。戰爭時期尤其困難。下面是奈良縣山邊郡東里村的農民的憤慨語：「我們聽說在開議會的時候那班議員，官吏就嚷着：『農民現在沒有飯吃，很痛苦』。但是他們一到我們面前就說：『在非常時期，你們要節約！節約！』我們如今連飯吃也沒有，叫我們節約什麼？我們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只正月三日休息而已，但是終年勞動，還要借債度日。』我們的村裡有三百十五農戶負債，債額共二十七萬八千五百元，每戶每年平均收入八百二十圓，支出九百五十圓，每年須負一百三十圓的債」（日本評論二月號別冊附錄和田勝一「大和的山村」）。據日本農林省調查，一九三五年日本農民負債總額四十億九千廿二萬圓，全國有五百八萬農戶負債，一戶約七百元，每年每戶須納七十元利息。現在日本農民負債已達六十億圓以上（三月一日「經濟學者」第二六頁）了。據岩手縣農業組合會調查七十七個農場的結果，斷定平均每農戶要負債七八〇圓，而平均每農戶一年收入則只在四一〇圓。這些材料是否確實，讓蘇聯斯特雷諾夫氏答覆：「日本農民負債總數共有八十萬萬元」（一月四日真理報「戰爭推毀着日本的農村」）。

現在敵國農民處在高利貸，重租苛稅重重剝奪之下，已經饑饉遍野，民不聊生了。據山形縣和秋田縣當局一九三八年六月正式調查所得的材料：「秋田縣平崎郡一萬二千農戶中，有二二七個農戶在一九三八年三月米穀即告罄，有二五六七個農戶在是年七月前，他們所貯存的糧食亦將用盡。又山形縣九九二七六個農戶中，有二一六九九個農戶，在四月就無米可炊了

。據調查後的揣測，在秋天前，將有三三，八九九個農戶要挨餓」。現在農村中的少女爲着生活的鞭策，多跑到都市去出賣勞動力，轉而陷入出賣皮肉的深淵（四月號「婦人公論」野尻重雄「少女的離鄉」）。

敵法西斯政府爲要掩飾農村緊張的情勢，盡千方百計以圖欺騙農民，在第七十三屆議會議決了許多法案，如：「農民耕種地區法案」，「農業保險法案」，「肥料乾草分配統制法案」等。可是誰也不會受這些法案所欺騙。就是連御用的日本報紙也要提起農民貧乏的問題。「河北新聞」曾說：「政府（指日本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計劃不過是一種不斷的研究而已。昨天研究，今天研究，明天和將來還是研究，結果研究這個問題之外，就是十年八年，一點真實的東西也做不出來」。又第七十四屆議會，也提了所謂「米穀統制配給法案」，「台灣米穀移出管理法案」。這種法案，實際是想如何奪取農民的生產物以供戰爭的浪費。即「台灣米穀移出管理法案」實行起來，結果也只是加台灣民衆深一層的剝削而已，而於日本農民都沒有益處。

總之，戰爭愈拖長下去，敵國農產物的生產越減少，公租公課越增加，家計費越膨脹，農民債台越高築。無疑的，日本農村愈加崩潰，而農民反戰情緒亦必愈加高漲。日本法西斯軍閥統治者有鑒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敗績，糧食缺乏是一個重大原因，所以轉以所謂「現地主義」施於我淪陷區域內，榨取糧食，以補其不足。但証之事實，我淪陷區域內游擊隊到處活躍，敵人絕無奪取的可能。所謂「現地主義」，不啻與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口號，具同樣野心而又同樣是畫餅而已。日寇侵略戰爭不已，則其農村將至總崩潰，農村崩潰，則供給侵略戰爭的人力物力將告枯竭，所以敵人的敗亡，已是歷史決定無可避免的運命了！

日本戰時農業生產的危機

陳洪流

日本喊出「農村非常時」的呼聲，已有長久的時期了。其間日本政府也曾制定許多救濟農村的政策及法案，但是經過數年實行，與自號召所謂「稅政一新」，「庶政革新」的廣田內閣，以至「近衛內閣的延長」的現內閣，日本的農村問題還是無法解決。本在崩潰途中的日本農村，加上了戰爭的打擊，其危機的嚴重更大。最近內閣的努力，也不過把所謂「非常時」改為「變革時期」而已。

由戰爭所引起的經濟統制，不但不能解決農村問題，反而急促地把日本農村推進崩潰的途上。在經濟上先天不足的日本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可指出日本農村對它有着如下的重要性：(一)日本農村是日本食糧馬匹，及其他軍需農產物的生產地；(二)日本軍人連將校在內大部是出身農村（據一九三三年的調查，日本在營將士之從農村來者佔百分之四十五）；(三)日本農村是供給軍需工業與其他工業勞動力的母體。因此，若日本農村經濟破產，則軍國主義亦趨潰滅。今日日本農業生產已達到如下的危機了。

第一，勞動力的激減。據日文「經濟學者」(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號)記載，從事日本農村人口流入都市勞動市場的每年達三十萬人左右，自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流入都市的人數激增了二倍半乃至三倍之多，於是農村的僱傭勞動力大大地減退。據日本商工省的調查，「被犧牲產業的失業者雖達三十七萬四千餘名，其中回鄉村中的不過三千餘人，不滿失業者的數量百分之一」。據日本一九三八年七月號「文藝春秋」上說，僅產米王國新潟縣一縣，自中日大戰以來，全縣所流出的勞動者已達

五萬八千人；據同年七月五日「莫斯科新聞報」載：「日本農村經濟中的勞動人民，在被徵調到中國作戰中損失了七十萬到八十萬人」。因此，上引「文藝春秋」告訴我們：「這樣，農業勞動，現在已改由老幼婦女來担負，質與量都在逐漸低下」。

第二，畜力的缺乏。據上引「文藝春秋」的記載，日本養馬戶數約有一百零七萬四千餘戶，其中每戶養二匹以下者佔百分之九十五，戰爭所徵發的馬匹數，已被檢查人塗去，但有一句話道穿一斑：「……若二匹馬被徵發其一，則其勞力和厩肥之均衡被破壞，農業經營上便發生障礙，至若僅養馬一匹者，則更不用說了。這樣，養馬農家之大半，不能不說是受了相當大的打擊。」所徵發的馬匹，總在養馬數的半數以上。同時，被徵發的馬，每匹須有馭者一人陪去，「對此，若用勞力來返還，則需三人」。又徵發馬匹，非供給能充分作為軍用的馬匹不可，而據「最上，北村山兩郡代表馬產的十個町村馬匹總檢驗的結果」，病馬却佔百分之四十三（見一九三八年六月二日「東京朝日」）。這就是說，留在農村用的差不多全是病馬了。這當然對農業「不能不說是相當大的打擊了」。因馬匹被徵調，致使現在日本東北及四國地方，勞動力的不足益形表面化。

第三，是肥料的恐慌。「日本近四十年來，稻米之增收，幾達一倍，其所以有如此成績者，使用化學肥料（即硫酸鹽），為其重大原因之一，故日本稻田，已成爲化學肥料中之毒者，亦猶人類中之鴉片中毒者，不吃烟即無力工作，而日本稻田，不下化學肥料，即發育不良」（一九三八年九月九日大公報）。因此，日本農業所需化學肥料比美英等國爲八與一之比，這

形成了日本農業的一個特質。

據蘇聯斯班諾夫說：「日本農村，每年所需肥料費約達三萬二千萬日元。一九三六年這種肥料，從外國輸入的，共費一萬零五百萬日元。一九三七，三八年，肥料的輸入數量，報告銳減。再就日本國內的磷礦（專為製造肥料的磷質）來說，一九三七年，出產數量為九十七萬噸。一九三八年只有五十二萬噸，而每年的需要，則應為一百二十萬噸，日本是沒有此項出產的」。然而自開戰後，日本製化學肥料諸工廠，多因政府強迫改製毒氣，又把製造肥料的磷質幾乎全部拿來用做軍需爆炸品，致使化學肥料之產大減，而其價錢大漲。因此一般農民大都已得不到化學肥料，這據說要減低農產物的產量至少達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四，是耕作地面積的銳減。這是由于：（一）人力畜力減少的必然結果，（二）租稅，公債等增加農民的負擔，生活用品物價的高漲，逼得農民棄田而逃，在宮城一縣，富農之失掉土地的就已有一六—三人；（三）軍需工場之新設和增築使沿鐵路之平坦部分的良田，不斷地被破壞而變成了工廠建築地，只化山口一縣，就有三百町步（一町步約合華畝十五畝弱）之田園三成了工廠建築地址。據說，在北海道，播種的面積，在一九八年，已經減少了百分之十六，同時，栽種五穀（大麥小麥等）的農場，亦減少了百分之七。據日本報紙統計，一九三二年種桑的農場，有七十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五町步，但是在在一九三七年，即減少到五十六萬一千零七十二町步。據日本農林省所發表的報告，至一九三八年六月底止，所調查未經種植的田地，全國是三十三萬町步。

第五，是農民糧食的不足。據前引「文藝春秋」載，（僅秋田平鹿郡，從三月到六月中，於一萬二千的農家中，就有二千

二百二十七戶糧食不足；其中不足數為三千三百三十七担。又從七月到九月中糧食不足的戶數又達二千五百六十七戶，其不足數為四千四百二十六担。在山形縣九萬九千三百七十六戶農家中，四月底就有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九戶糧食不足，到秋收時期則增至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九戶，約佔全農戶的百分之三十四。」因為農民飯米的不足，使我們聯想到「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前，神奈川縣的三浦郡及足柄上下兩郡的數千漁民，因撈魚不得，不得不請求政府發費「政府米」，又「二。二六事件」後，橘樹，三浦，高摩，中足柄，上下愛甲，津久井等各郡農民，亦因無米可炊，向日本「農林省」請願要求發費「政府米」，以及「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拂曉，神奈川縣三崎町發生『城島』的放火事件」（見「日本評論」一九三六年六月號）。

第六，農村副業（蠶絲）的慘敗及雜糧的減產。日本的生絲，在其輸出上佔第二位，年值三九三萬日元，其中輸往美國的佔百分之八十以上。據美國商業部的統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份和一九三八年一月份（日本侵華戰爭發動後）華國所輸入的生絲，同上年同期二個月（戰爭爆發前）比較，已減少了一半，即減一千二百萬美金。據英文「中國每週評論」載，一九三七年日本夏秋兩季的絲蠶收入量已比上年減三百萬日元。以後抵制日貨運動瀰漫於歐美，日本生絲輸出的慘敗，更要加甚云云。

然而，因農村勞動力的減退，不但使米的收穫減少，連米以外的農產物也減少。例如「小麥的收穫，去年（一九三八）為八百九十七萬二千担，較之前（一九三七）年減少百分之十零二，大麥雖因為實施分配生產的結果，耕作面積較前年度增加了十分之八零三，可是收穫額却減少了，去年大麥的收穫量共六百三十三萬四千担，與前年比較減少了十分之八零一。……其

他菓類的收我亦不好。如占年產總額百分之七十的梨，蘋果，蜜柑，柿子等等的生產預額額，和的去年生產量為二千八百三萬八千貫（一貫約當中國一百兩），比前年雖增加百分之三點四，而蘋果為三千八百四十六萬貫，比前年就減了百分之三點四，占水菓生產大宗的蜜柑為六千九百三十八萬三千貫，比前年的實收額減少了百分之三十點七，柿子為一千六百八十三萬九千貫，比前年減少了百分之三點三」見日文「經濟學者」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號）。

如上所述，這些都「是皇軍侵華戰爭所給與日本農村的大禮物。」

然而，日本現統治者的所謂「農村政策」，到底爲了日本農村解決了什麼東西？無非是公案上的文章，無非是欺農民，緩和農民革命的策術。但日本的農民大眾，不滿政府和軍閥的怒潮，是一天一天的高漲起來了！從經濟鬥爭，慢慢的轉到政治鬥爭了！日本的農民，對戰爭已成覺疲倦，他們已悔恨戰爭毀了整個日本的農村，他們已紛紛起來要求中止日本強盜的侵略戰爭了！

我們相信，如果日本強盜果敢不顧一切，再繼續戰爭，由于整個日本農村的崩潰，致使日本資本主義整個經濟機構，不遠的將來，必定起變化。日本雜誌「改造」（一九三九年三月號）記載，前池田藏相兼商相當離開政治舞台時會說：「本年度（一九三九）是決定日本長期時經濟力的關頭」，這句「哀的美頓書」，是多麼有力的暗示喲！

（民廿八，四，廿六）

（換八六頁）

快離開了中國的首都。誰都不知道他藏到什麼地方去了。保護他的人用盡種種方法把他所住的寓所秘密起來。有一天，有人說他逃到內河；翌日又說他到了香港。但是中國報紙說他到了上海，這倒有點近乎事實，因他可得到日本人的保護。

在汪精衛背叛了他的祖國之後的今日，他的勢力究竟怎樣？大家都知幾已等於零。因此，日本的陰謀終歸失敗的。日本政府實在需要和平，以拯救它脫出危險的地位，許多人都這樣想，在今日和平是不可能嗎？最近蔣介石上將的聲明似已指出這不可能的理由來。

舊中國的種族很誇耀他們過去的光榮，決不受他們所碰不起的異族統治，壓迫，異族比較他們優勝的只是武器而已。中國民衆因此產生了激烈抗戰下去的決心。不過中國如果能夠忍受挫折，她是不會戰敗的。如果她堅強不屈，則日本侵略者的冒險，最後會得到很悲慘的結果。

日本的偉大努力只是四五十多年間的事。她興盛得太快，而她的深刻的衰敗，也每每就跟着來臨。日本的情形不會被困死在她的微服陰謀理面，不會爲她所沒有猜想到的具有幾千年文明的古國抵抗她的侵略而毀滅嗎？

假如日本得到勝利，歐洲就無法避免痛苦。假如她得到勝利，歐洲和美國一樣，她們在中國的舊地位，商務便都會最終正衰，她們所投的十數億的資本就會失掉，蓋爲日本的封鎖政策會漸漸地代替門戶開放政策。此外，日本的勝利，對於在遠東領有殖民地的白種人的國家會發生一種嚴重而迫切的威脅。

此外，還有一點要敘述的，自中日戰事開始以來，德意輸入中國的貨物日漸減少，我們的利益在這點上，與英法美都遭遇到同樣的命運。但是，大家知道，不幸極權國家的政策並沒有看到這些理由。

侵畧戰爭與日本人民的運命

蘇聯：K. P. 作



日本戰時農業政策批判

東國

一・戰爭給日本農業的影響

這次中日戰爭給了日本農業以何種影響呢？下面的統計數字可以告訴我們：（單位百萬元）

| 年 | 農作物收入 | 農作物收入指數 | 農作物價格指數 | 農作物實質指數 |
|-------|-------|---------|---------|---------|
| 昭和四年 | 三・一八五 | 一〇〇 | 一〇〇 | 一〇〇 |
| 昭和五年 | 二・一五三 | 五六・六 | 八七・七 | 七七 |
| 昭和六年 | 一・七九六 | 五六・四 | 七四・〇 | 七六 |
| 昭和七年 | 二・一七八 | 六八・四 | 八一・〇 | 八四 |
| 昭和八年 | 二・七二一 | 八五・四 | 九五・四 | 九〇 |
| 昭和九年 | 二・三九一 | 七五・一 | 九六・三 | 七八 |
| 昭和十年 | 二・八二五 | 八八・七 | 九七・四 | 九一 |
| 昭和十一年 | 三・二六〇 | 一〇二・四 | 一〇一・二 | 一〇一 |
| 昭和十二年 | 三・六五四 | 一一四・七 | 一一三・八 | 九三 |
| 昭和十三年 | 三・七五四 | 一一七・九 | 一一四・〇 | 八四 |

根據上表，昭和十三年度（一九三三）的日本全國農作物總收入達三十七億五千四百萬日元，比昭和十二年度的總收入增加了一億元。然而這並不能說戰時日本的農作物收入增加，而是因為農作物的價格騰貴的關係，所以收入總額，才比十二年度增加一億元，事實上戰時日本的農作物收入比戰時激減着。這在農作物收入實質指數裡已很清楚表示出來。即是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的實質指數是九二，但去年度（昭和十二年）的實質指數便降低到八四。如果和中日戰爭發生前一年的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的實質指數一〇一比較則戰後一年的日農產生

產比戰前減少了百分之二十。這先就量方面來觀察的，如果說到質方面，戰時日本農業生產的危機益為明顯。

農業收入的減少，其原因正多，但戰爭與農業生產的萎縮是具有宿命關係。其主要原因約可歸納為：（一）農民不被徵發至戰場當砲灰，便被動員到軍需工廠去作工，致發生農村勞力不足。（二）農業生產工具的馬匹多被徵發這也是農村勞力不足的另一原因。（三）肥料之缺乏。肥料缺乏的原因：第一是受輸入限制，外國肥料原料不能儘量輸入，第二是為應付軍需品的急需，國內的肥料廠多被改為軍需工廠，第三因為勞動力缺乏，所以不能充分作自給肥料，第四，因第一，二，致肥料價格昂貴，農家無力購買。（四）因樹膠，鐵及革等的使用受限制，結果引起農業器具及機品的缺乏。

二・日本戰時農業政策的核心與生產計劃

日本的戰時農業政策的核心是在維持並擴充農業生產力。農業因受自然條件的限制較多，所以不能如工業那樣機械化，所以需要人力的地方特多，然而自中日戰爭發生以來，日本農村的壯丁，一因被徵到中國當砲灰，二，被徵收到軍需工廠作工，因此農村的人力激減。同時補助人力的馬匹也多被徵發到戰線上。人馬減少的結果，就是農業生產力的低下。因此戰時日本農業政策的第一要點便是努力調整政策。「馬匹徵發善後條例」及「勞動服務制度」的確立都是這種政策的表現。此外尚有農業器具及機器的供給統制與使用合理化問題。人力畜力

缺乏，機器的使用益為重要，但因受物資的統制；農業方面的機器亦發生缺乏，其價格較戰前增加百分之五十六以上，所以困苦的農民是無能力使用機器的，所以農業機器的配給統制或共同使用的提倡就成為目下的對策了。

戰時日本農業政策的第二要點就是肥料配給合理化問題。以最便宜的價格而且充分地供給農家所必須的肥料。「硫磺澆增產與分配統制法」及「飼料分配統制法」的制定就是想解決這個最嚴重的戰時肥料問題。

戰爭發生後，日本人對國內的糧食問題甚為樂觀，都以為糧食是足以自給的，確包括朝鮮台灣的農業，日本主要糧食足以自給的，但是這只能說主要糧食的米麥能夠直接在日本的土地上生產而已。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去想到為生產米麥基礎的肥料的大部分是必須仰給於外國時，日本農業決不能完全自給國民糧食。肥料對策為戰時日本農業政策的一個核心，其理由在此。

現在我們再來看日本輸入肥料的情況。昭和十一年度（一九三六）肥料輸入總額達一億五百餘萬日元，約佔全年度日本全國消費總額三億二千餘萬日元的三分之一。輸入肥料中最重要的是：（一）大豆，豆餅，約佔二千七百萬元，（二）硝酸蘇打約佔七百萬元，（三）硫酸亞摩尼亞三千三百九十萬元，（四）硫酸加里九百萬元，（五）鹽化加里一千萬元，（六）磷礦石二千二百萬元。

上列重要肥料及原料中，除大豆，豆餅可由日本控制下的偽滿輸入外，其餘的尤其是無機質肥料仍然不能不仰給於外國，所以假定禁止這些重要無機質肥料輸入日本，則日本肥料問題將變成怎樣情形呢？

第一，硫酸銨問題。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度日本全國

（包括朝鮮及台灣），硫酸銨消費額共一百九十萬公噸，而日本本國的硫酸銨生產是一百五十八萬公噸，不足數三十八萬公噸是必須仰給於外國的。

第二，磷礦石。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年）度過磷酸石灰製造原料的磷礦石消費總額約一百二十萬公噸中九十八萬是由國外輸入的，所以磷礦石可以說須完全依賴國外的。

第三，加里鹽。這也是大部分須仰給於國外的，一九三七年度輸入額是一十五萬一千公噸，其中供給日本國內的達一十三萬二千公噸。

日本肥料之國外依賴性，由上述當可明瞭，所以輸入的禁止或制限，對整個日本農村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戰時日本肥料的缺乏，一如前述是基於輸入限制，及肥料製造廠變為軍需工廠的兩個原因，而這兩個原因在中日戰爭益為擴大持久的今日，不僅無法緩和，反有變本加厲之勢，所以如何以缺乏的肥料去維持與從前同樣的生產？這就是戰時日本農業政策的另一核心問題。

改正肥料配給的不均衡，使肥料使用合理化，就是戰時日本的肥料對策。為達到這個目的，第一應農作物的必需程度調劑肥料供給量，第二，謀自給肥料的增產，補救化學肥料之不足。

實施肥料配給統制是利用產業組合及商業組合的兩機關的，而配合肥料的價格是採取縣府規定價格的辦法。同時在中央方面，由日本硫酸會社，全國購買聯盟，三井特產會社，大日本加里過磷酸石灰會社新設「磷肥配給會社」負責以公正價格供給硫酸銨，石灰氮，加里鹽，過磷酸石灰等重要肥料。

戰時日本農業政策的第三要點，就是土地制度及土地使用的合理化。這個對策，在法律上所表現出來的就是「農地調整

法」的制定。

以上所述的，就是戰時日本維持農業生產力的最主要農業政策，也可以說是消極的預防政策。現在且看她種種方面的增產計劃政策。

據農林省最近所發表的農業生產計劃化的目標，今年度的增產計劃是着重在增產米穀三百萬石方面的，其他如小麥，大麥，裸麥等因軍需的增大而樹立相當的增產計劃，僅小麥一項預定比從前增產五十萬石。又酒精製造原料的蕃薯以供給一億貫（一貫等於我國六斤四兩）為目前生產計劃的目標。麻類方面則計劃增產苧麻二千町步（一町步相當於我國十六畝），亞麻一萬町步，大麻一千七百町步。對於輸出農產則謀圖農產物，澱粉，菜種油等的增產。

為實現上述目標，在本年度計劃開墾六千餘町步的新農地，對於米麥的增產不在謀耕地之擴大而在謀每畝收穫量之增加，所以在各府縣設立耕種改善委員會負責試驗，並研究栽培方法。

總之，戰時日本農業生產計劃化的目標是置重於重要糧食農產物，軍需農產物，纖維農產物業的增產，而採取「適地適作主義」政策。

上述是日本國內的生產計劃，至於對在華侵佔區域，如偽滿華北華中等的農業停畧則想建設其所謂「東亞布洛克農業計劃」，妄想把東四省及華北華中的農業與日本的農業打成一片，形成「東亞農業集團」，俾在其控制下奪取我國農產，以支持其行將崩潰的農業。

三、日本的戰時農業行政機構

農林省鑒於戰時農業問題的嚴重化，乃由預算內撥出一千二百萬元為戰時農業對策經費。並由去年十一月起以一百六十

萬元的預算，新設「臨時農村政策部」，擬戰時農業政策的一元化。同時把以前的「中央經濟更生委員會」改組為「中央農業計劃委員會」，為調查並審查全國農林水產物的生產分配，經營的一元機關。

在各道府縣則分設「地方制業計劃委員會」，根據「中央農業計劃委員會」所決定的原則規劃各地方的生產計劃以及耕種改良計劃，肥料配給計劃等。其中對於肥料配給統制將在各地方農會增設專員，將產業組合及商業組合所發下來的肥料分配給各農戶。

對於民間農業團體亦將採取統農政策，但因內容複雜，所以現在仍在考慮中，當未到實行的時期，但隨著時局的嚴重化，民間農業團體的統制僅是時間問題而已。

四、日本戰時農業政策的破綻

這裡想對上述戰時農業政策下批評，作為本文的結論。

第一，我們知道日本的農業是世界有名的過小農制，其經營方法又是過度的集約經營。以二十人的勞動力，用過度集約的耕作法一段（約常九九一。七平方公尺的米產是平均僅達二石幾斗，所以人力的缺乏確是日本農業的致命傷。戰爭與農業的利害又恰恰相反，所以農村的人力奮力是隨戰爭的擴大與延長而作正比例的激減，這是必然的。勞力調整政策，雖立在這個必然性上去謀補救的，然而這種臨時忘急的辦法仍無法解決日本農業的特殊性與戰爭間的矛盾。至於「勞動服務制」雖可強迫實行一時，但決不能持久，因為本來已患勞力不足的貧農還要組織「服務班」去替有壯丁出征的自耕農耕作，不僅不公平，而且因整個農村勞力不足症，那裡有餘力來為人效勞呢？

第二，日本是世界無比的「多肥農業」，肥料費約佔總經營費的百分之十八至二十六，由此可知肥料費在農戶的支出費中

佔着很大的部分，所以離開了肥料，日本的農業，簡直可以說

是無法經營，但是中日戰爭爆發，動員物資源缺乏，不得不實行戰時經濟統制，動員物資去供給陸海空軍作侵華之用，於是實行輸入的限制以及把原來的肥料製造廠改為火藥及軍用化學製造廠，肥料更形缺乏，政府乃實施肥料配給制度，謀肥料使用之合理化。但是已如上述，日本是個「多肥農業」，肥料已缺乏到最小限度需要以下，任你如何合理化也是不濟於事的。這和天天叫餓着肚子的窮人節約金錢一樣的滑稽。

第三，對付人力蓄力缺乏最好的政策當然就是土地制度的合理化，「農地調整法」表面上是針對這個目的而斷定出來的，但是事實上這個調整法既不觸及土地所有制度的改革，又漠視佃農作權的確立等根本問題，僅僅基於所謂保障互助的精神來調整地主佃農的對立而已。至於目前最切迫的佃租爭議也沒有規定解決的具體基準。由此可見該調整法仍然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立場來敷衍而已。

第四，日本國內的農業危機將隨戰爭的延長而深刻化，而日本政府所採取的農業政策之無濟於事，又明若觀火，那麼在這無可奈何的時候更異想天外妄想建立其所謂「東亞農業集團」。偽滿的產業開發五年計劃以及蒙疆、華北華中等種種侵略計劃都是敵人立在這個前提上所計劃出來的陰謀。但是在偽滿方面因開發資金的缺乏，開發資料的輸入困難，以及開發技術人材的缺乏等五年計劃遺失敗而有第二次修改五年計劃。同時華北、華中以及蒙疆一帶，更因游擊隊之不斷襲擊，治安尙且難保，那裡談得到什麼開發之切奪？所有計劃均是「劃餅充饑」！總之，在戰爭重壓下，日本整個農業唯有走向崩潰的一條路上去。

(五月十五日)

評「清算日本」

大公報綜合文藝叢刊第一種
全書十餘萬言 定價五角

君子

對於日本問題的智識，我淺陋得很，但因了這生為中國人，故凡日本問題的著作，我都要讀。本來，文化這東西，是該當社會一定產物；而哲學家在希臘，法學在羅馬，中國文學的發軔，在「禮記」；唯心論的辯論，而為文化的對象；這都不是一偶然的。假使「日本」成了問題，而為文化的對象；這不是一妄，日本問題的研究，中國應該世界牛耳；這一句話決不是誇的。我要重讀身於研究日本問題，世界上沒有能和中國史論命留日學生，但能負起這使命的，却寥寥無幾。因此，我每讀到日本問題的著作，輒不禁悲從中來。

「清算日本」當然我不敢推獎，然而我由這一本書，引起未來的熱望，以及思想。這本體裁的精神，四十二篇，二十位作者，這就好一方面說，能名盡所長，但場一方面，偶然也有的。如法上及理說，欠缺一統。第二，所以問題多種，然而又為廣泛而浮淺。因為其廣泛，所以問題多種，然而又為廣泛而浮淺。因為其廣泛，所以問題多種，然而又為廣泛而浮淺。

第四「清算日本」有了這一段文字，即是「清算」一期的綜合研究，已使我歡喜，二十位作者之中，表現新進機械論的結論多。而「清算日本」可惜未能包括更重的。有機會在香港居住，日本問題，是幸運，但同時責任很重。有光前新進！

「清算日本」可憐不能包括更重的。有機會在香港居住，日本問題，是幸運，但同時責任很重。有光前新進！

方面還不敷，同時有幾篇文字，論點及取材有一些機械，即在深一方面，也還不敷。然而已經做到了一點，每篇內容，都很他實對於讀者，不會使他們感覺空虛。因此，我對於「清算日本」以為它在中國出版界，是個不可忽畧的存在，同時希望不見最後的「清算」——開吧！中國的文化之花。

日本農業經濟的特質

宋聖如

在資本主義發展至最高階段的日本整個國民經濟當中，農業經濟究竟帶着那一種階段的性質，依然是封建性呢？或者已經是資本主義性呢？抑或是所謂前資本主義的性質呢？決定這個問題不但是研究日本農業經濟最重要之點，同時也是研究日本整個資本主義最重要之點。這個問題是研究日本農業經濟應先把握的問題，同時也就是研究同種的歸宿之點。日本學術界討論這個問題，早即各派的意見分歧不一，迨至最近的論戰更加尖銳化。各派不但努力於新資料的發見，并且特別注意到方法論的問題。其所以不容易解決的主因，據我看來，在於一般人眩迷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度之點。日本及其他各國——中國在內，還有許多有權威的學者堅持下列幾種理由主張日本農業經濟的性質為「近代的」，即「資本主義的」：（一）明治六年「地租改正」後，土地所有關係已由封建諸侯的大土地領有變成私人的所有，（二）同時封建時代的貢租亦已變成賦稅，且由物質形態變成貨幣形態，（三）封建諸侯及領主全部撤廢，封建的身分

制度已不復存在，不自由的農奴也皆得到解放，（四）土地的貸借關係可以專依「自由契約」締結，封建時代的「經濟外的強制」已經消滅，（五）農民可以依照職業自由的原則選擇職業，不必被束縛於土地，（六）農村的生產業已相當受到市場需要供給關係的支配，等等。

但是這些都是表面的皮毛的看法。實質上欲決定日本農業經濟的性質，正和決定其他一切的問題一樣，須從本質方面下手。決定農業經濟之為「封建制」，抑為「資本制」的本質，有一個根本原則，就是土地所有者與直接生產者的關係，即直接的剝削樣式。從這根本原則，我可以根據「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的著者列寧的意思列舉四點標準：（一）自然經濟或貨幣經濟，（二）直接生產者事實上被束縛於土地或已得到解放，（三）受到不自由的經濟外的強制，或締結契約的完全自由，（四）技術的應用程度高級或低級，即應用新技術的大規模經營或舊式的小規模經營。

現在且依上列四點檢討日本農業經濟的本質，究為封建的，抑為資本主義

的。

第一，「地租改正」後繳納政府的賦稅完全改用貨幣單位，一部分地主亦由佃農繳收貨幣地租。又近年來日本的農業生產，有為供給市場的需要，有為供給外國的消費的。這些現象很接近於貨幣經濟。但是事實并不盡然。貨幣地租只是地租形態的轉變而已，并不足以證明生產關係的轉變。「資本論」的著者說得好：「現金地租是指那由現物地租的單純形態轉化而成的地租而言。在這地租形態上，直接的生產者必須支付生產物的價格而不是生產物於土地所有者（不問其為國家或私人）。這種地租的基礎，與其起點的現物地租的基礎是同一的。換言之，生產者由於繼承或其他的傳統，依然是土地的佔有者（不是所有者，作者案），必須依轉化為貨幣的剩餘生產物的形態，支付強制的超過勞動，即不受等價而支出的無償勞動，於這個最重要生產條件所有者的地主。」（資本論）第三卷第六篇第四十七章「資本制地租的發生」況且貨幣形態的地稅，亦不過只通行於地主與政府之間，若直接生產者的農民與土地所有者的地主之間，却尚通行着現物地租，甚至至勞動地租的慣例——即令亦有一部分收着貨幣

地租。繼新政府之改用貨幣單位的地稅，實際上只是減少地主的負擔，在日本資本主義上升期農產物價高漲的時候，地主由佃農徵收現物地租而繳納政府以現金地稅，是屬於有利地位的。又如山

又如除去自己消費而尚有剩餘以供農市場的需求的，大多屬於地主及富農。若佔日本農民大多數的佃農及小自耕農，除去繳納地主及自家消費，乃至還本納息外，已無多少剩餘可以投出市場去了。即令近年來亦有多少專為供給市場需要而經營專門化的農業生產，例如養蠶栽種水菓等等，但其比重畢竟很小，不足以代表全部。更嚴格說地來，僅僅農產品的變換尚不以說明農業的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必須具備工資勞動者僱傭關係的本質，必須直接生產者使用農業經營者的勞動工具及勞動對象以耕作土地。若就直接生產者而言，日本農業生產還是停留於半封建的階段上，農民大部處於缺農的地位。此點與次述三種特質聯結，阻止日本農業經營之資本主義化。

第二，明治維新後法律雖已規定人民有選擇職業的自由。人民可以自由選擇其他的職業，不必被束縛於土地上。這似乎封建的農奴已經得到了解放。但

是事實上日本的細小農耕行使這種自由權的能力及規模。一般的小農受到兩重地租（直接繳納地主的佃租及間接繳納政府的地稅）的異例壓迫，加上高利貸的高度剝削，他們實在沒有法子擺脫貧農的地位。再加以一般恐慌開始以來，資本主義向下期都市工業的蕭條，小農更難驟然離開農村而走入較富裕的生產之階，只有法律上的自由而沒有經濟上的自由，結果是不種富有的可以而不可即的自由罷了。又對地主地租

第三，明治維新後法律雖已允許佃農生產者的農民可以與土地所有者的地主，依契約原則自由決定土地的賃借關係。表面上，經濟外的強制，似已不復存在。但是佃農因為經濟能力的薄弱，無不處在佔總收穫額百分之六十八以上的高重地租及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重重剝削及壓迫之下，絕對沒有能力可以行使其契約的自由權。反之，他們只好處於人極的癱瘓關係之下，且忍受種種「經濟外的強制」了，例如佃租漸趨時所受的種種封建制。地主所加種種的臨時義務，佃農爭議發生時政府的武力鎮壓，政府補助地主徵收佃租，乃至佃農人格地位之隸屬關係等等，不種改革。

第四，在關係農業經營技術之點，

我們更容易認出日本農業經濟的發展性。日本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應要開拓東海道的北海道情形更有不同者外，佃一不說，率是不足五錢的佃農多數租稅。以日本平日的日本農民的耕作面積，在本年町步至二町步之區，十町步約實到國十六畝，至是十種農作的小農經營，加以一般工資的廉賤，佃農生產費高於人，力生產費多，所以新技術的應用幾乎自完全不可能。日本細小農經營是極直，發展下來的傾向。所以土地所有權者同集中的情勢而農業經營助益分化，對其基礎的改良制困難轉農業經營的近代化。

「資本主義化」的實質論」的讀者說過：「佃農的土壤所有權乃至農業經營工作（即者按）其性質上排擠勞動的社會生產單姓之發展，勞動之社會的階級關係，資本之社會的集積，大規模的收買，階級之阻礙的應用等等」，「資本主義化」的實質論」只第四十七章資本制地租之發展，且以通稱，將上述四種障礙均分析決起，決於此，以期推新後乃在現在日本農業經濟之業為封建性，其時期許且反擊的，各國，中國在內，許多有權威的學者，所主張日本農業經濟的近代性。更確切地說來，「地租改革」雖然改換土地所有的主體，但是土地所有者之為國家，或封

的

建諸侯，抑爲私人，并不改變土地所有者對於直接生產者的剝削樣式，無事更強化了同種的剝削。所以與其說是近代化了資本主義化了，倒不如說是後退了，半農奴的制度重現了。官租之由現物形態變成貨幣形態，不但沒有貫徹於地主與佃農之間，即以貨幣形態之轉變言，尙不足以說明土地經濟的現代性。因爲貨幣單位的地租形態仍未離封建地租的範疇。再如封建諸侯及身分制度之撤廢，事實上不過以秩祿公債和現金補償他們，使他們得以變成寄生的地主，而法律更加明顯保障他們的權利罷了。○日本的土地革命并未完成，農民并未得到徹底的解放，依然處於隸農的地位。

還有一部分人持中間主張的。他們一方面看見日本農林的許多資本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又不能忽畧日本小農的慘苦地位，因而主張日本農業地租爲前資本主義的性質。但是事實上，構成農業經濟性質決定點的地租形態，只能有所謂的或資本主義的性質，而不能有所謂前資本主義的性質。所謂「前資本主義」的概念，實在包括着封建的，奴隸的，及原始共產的範圍，而在地租之點并無這種範疇。又有人主張日本地租兼有封建的及資本主義的兩重性質。但若主張兩重性質的話，就只能從其地租剝削強化之點來說明，即徵收從佃租的地主及徵收地租的政府之點來說明。即在此點也不能說是封建的及資本主義的兩重性，而只是封建剝削的兩重性。

要而言之，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土地所有關係，鞏固了地主寄生地位，世界無比例的高率佃租，阻止農業經營利潤之產生，阻止農業經營之資本主義化，促進過小農經營之發展。日本一般的過小農只有累積負債而等待着破產的一途。這纔是日本農業經濟的基本特質——封建的特質。

不過日本資本主義早已胚胎於德川幕府末年，明治維新後只有劃階段的變革，廢除封建的身分制度，解除土地自由買賣的禁令，因而社會構成的農奴制度解消，割據的分權的領主制度變成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制度，工業在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掩護之下急速發展，終於達到資本制生產樣式成爲全社會的支配定則，貨幣經濟及商品的流通滲透於農村，把農村經濟包羅於其經濟網內。因此，這時候的日本地租與封建構成下的封建地已多少有不同之點，可以說是「半封建的地租」。規定日本半封建地租的特質，約有兩種條件：

(一) 這種地租充當資本原始積蓄的源泉，在資本主義全部生產關係之下不是一個不可分的構成因素。樹立於商業及高利貸資本及獨佔資本的基礎上的日本主義，特別顯明指示這種條件。唯其有此條件所以日本資本主義如日早熟爲獨占資本主義。同時，亦因爲這種原因而獨佔資本主義倒反妨礙農業上的半封建的生產樣式轉變爲資本制的生產樣式。因此，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的桎梏，不能夠隨布爾喬亞革命之完成而解消。

(二) 在由封建制生產樣式轉化爲資本制生產樣式的過程中，封建制只是妥協的融化的解消。在這兩種生產樣式的轉化過程中，日本的土地革命并未徹底完成，土地所有關係殘留於封建的狀態下，而只妥協地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已。農業上的資本主義經營，受到半封建的土地所有關係的妨礙。即有極緩慢的部分的工資僱傭關係發生，但仍帶着半農奴的特徵。

最後尙須聲明一點，日本近代的農村經濟無論怎樣被包圍於貨幣經濟，浸透於商品流通，但是直接生產者與土地所有者的關係，依然是決定原本性質的根本原因。因此，「半封建」地租，究結到底還是屬於封建地租的範疇。它既不是資本主義的地租範疇，更不是第三範疇的前資本主義的範疇。

日本獄中的一個日本間諜

—東京獄中漫憶之七—

陳迅之

在一九三七年九月間的一天下午，瘋狂下的日本首都東京忽呈現了陰沉的天氣。這種陰沉正說明着日本法西斯軍閥是如何地在遭遇着嚴重的打擊。被囚在敵國獄中將達三月的我，絲毫也無從去打聽一點祖國抗戰的情形，只有，當每次遠遠傳來一陣那奔走呼叫中的報童的銅鈴聲音，使我描模到日軍是怎樣擴大了侵略戰爭，和我英勇戰士們在如何地沉着應戰。

這天下午，我正獨自默坐在監房的一角，百無聊賴地聽着隔壁「保護室」內日本少女犯的暗泣，配合着走廊上的得的得的鐘聲。突然那笨重的監房鐵門被看守的打開了。我迎頭一看，那又是平常的一回事——一個新的犯人推了進來。

那是一個青年，一件藍底花點的浴衣不整不齊地掛在他的身上。他進了監房，便默默地蹲在鐵門邊的角落裡出神。那似乎是因了突然間的刺激，使他束手無策，一時想不出辦法來似的。我以

老犯人的資格，開頭用句別的犯人常用來問我的話，問了他說：

「喂！不大要緊罷？」

「沒有什麼。」他客氣地答道，「這裡的警官是我的朋友，等會兒就可以釋放了。」

「有人相識，那是再好沒有了。」我說，「牢獄裡是沒有意思的。喂！你是爲什麼被捕進來的？是爲這個嗎？」

我看他的樣子，未必是個正經人，我懷疑他或者因賭博被捕來的，所以用食指抹着鼻頭，作個手勢問了他。（日本語「鼻」與「花」同音，「花」指紙牌的一種。）

「不，」那個青年憤憤訴說着，「只因爲打了房東，那個老太婆真是可惡極了，我沒有錢付房租，她硬要，硬要，便打她了，她媽的！」

這個日本傢伙真是個無賴，他不付房租，打了人，還說人家可惡。這實在十足表現了日本帝國主義所教育出來的日本人的野蠻性，而食其野蠻的果的却

又偏偏是他們日本人。

「哈哈！」我笑道，「那樣不要被抓來了。我想這種案件，倒不是立刻可以釋放的。」

「怎樣？」

「打人，至少要拘留七天！」我輕鬆地決斷地說。

「那裡的話，我是有任務的，警官知道了就非立刻釋放我不可！」

「有任務的嗎？」我聽到他說有什麼任務的，覺得很奇怪，便更加預先給他知道我是中國人。

「那邊，」他意指南京方面說，「需要許多無線報收音者。那是政府派定的。」

「南京的（日本）大使館還沒有撤退嗎？」我追問着。

「還有人在，」他答道，「戰爭規模太大了，各處須人很多。」

「你剛進來，可知道這幾天（戰事）的情形如何？」

「唔！不大成罷！」他用日本人常有

的習慣：歪了歪頭說，「支那軍實在相當厲害呀。上海戰事至今一個多月了，還是相持不下。聽說上海許多（日本的）紗廠，都給支那軍炸光了。前天密報說，有八個高圓寺的壯丁，在上陸的時候給地雷炸死了。」

「是嗎？」我仍舊以日本人的口氣問，「這回戰爭恐怕不是容易結束的了？」

「大概來年（即一九三八年）春罷。我想，太久了，也是不成的。」他很有把握似的說。

「明年春，戰事就可以結束了嗎？」刑事曾恐嚇過我，說非等戰事結束不能放我歸國，所以不管他是否看出我是中國人，便急着追問了他。這一來，果然精了，他不答覆我，只簡單地「唔」了一聲，同時還以奇怪的眼光注視了我。

可是，我却明白了，他這無意中的吐露，使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速戰速決的陰謀。牠們這種幼稚的夢想實在太可笑了。牠們以為中國好似一團軟綿綿的東西，可以不費吹毛之力，要捏成什麼樣兒便成什麼樣兒似的。日本法西斯統治者實在是糊塗得可憐。牠們竟打莫在八個月以內要「解決」中日的「一切問題」。戰爭下的日本的隱疾，却也正如這個傢伙所說的那樣：「太久了

，也是不成的。」

「喂！你被扣留很久了罷？」這個日本傢伙突然反而問我。

「唔，不久，不久，」我一手摸着鬍子說。

「是中國留學生嗎？」

「虧得你看出來。」

「那為什麼不叫你們大使館通知外務省保釋出去呢？」他很內行似地。

「已經沒有辦法了。」我答道。

「你們說你是間諜嗎？」

「是這樣說的。」

「要是我在你們貴國被抓了起來，那才糟糕哩。你們中國人做事真是利害呀！」

「你是吃政府飯的嗎？」

「是在中野無線電隊裡。從前在駐中國各地日本領事館做事，當上海事變（指「一二八」而言）曾發過一次大財。即是真茹電台炸燬以後，從中帶回了不少值錢的機件。可是，太危險了，差點兒，給自國的飛機炸死。」

我聽了這話，實在不想再繼續問下去。日本人的這種賊性，是無從改救的。他們把在中國的搶劫，看做發財之道。這種心理現象，當然要「歸功」於東洋大盜首領「天皇」的政治訓練。六十年來

日本所發達起來的一切科學，文化，在法西斯統治者手中無不想它把配合於侵略的野心上。他們的工業在於製造殺人兇器，他們的教育在於養成殘武精神，他們的政治在於計劃侵略陰謀……自然，一個普普通通的日本人，若不給他一種深刻的教訓，他是覺悟不來的。至於這個日本傢伙的賊性，當然是不足為奇了。

「你管單單電信的事嗎？」我繼續問他。

「不，電信是平時的工作，急要時，却是「變裝的」。北平，上海，南京，還有非律濱，星加坡都是常往來的地方。」

「唔？原來如此。」我結束了這段會話。

X X X X

三天以後，果然有一個五十左右老警官來喚他出獄。我聽到在走廊上那老警官大聲罵他一頓，說為什麼這樣糊塗，隨便打人，不以戰時下的「日本帝國」的任務為重。接着還拉着他在一邊，低聲地對他問道：「那同監房的是支那人，你對他說了什麼話沒有？」

時局跳樑漢

中野正剛

高行

在最近幾次的日本閣潮，每次平沼的名字差不多沒有不給提起；同樣，在最近每次的日本政變，中野的活動沒有一次停止過。用一句日本人的慣用語來說；他們兩人都是所謂「時局跳樑漢」；不過平沼雖已跳上「最不孚衆望」的首相交椅，但中野這次却一跌，連議員都掛冠了。

中野和平沼原是狼狽爲奸的法西斯黨徒，但是這次平沼上台以後，中野着急野心完全暴露出來，他的新黨運動却在平沼的冷箭下宣告失敗，如是這兩個老奸巨滑便實行內訌，短兵相接起來了。不過，在未具體談及他們中間的矛盾衝突以前，却想把中野的累歷先作一番介紹。

一八八六年二月，中野出生在福岡縣；其父中野泰次郎原係東京府望族。他的家庭環境既好，而且政治空氣亦極濃厚，而中野天賦好作議論；所以自小學而中學，他早已是一個自命不凡的小政治家了。當他故鄉福岡縣的修獄館中

學畢業以後，立即去東京，投身于操觚界，任東京「日日新聞」的政治記者；不過他出身的迅速固然由于他對政治的興趣和努力，但背後他父親的潛勢力却也不能抹殺。

他在這時期非常用功，除担任政治記者的任務外，還抽空進早稻田大學，專攻政治科。到了一九〇九那一年，就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同時，他的職業雖沒有改變，可是任職的報館却由「東京日日」而「大阪朝日」了。在這時候，他好鑽營，愛轉變，動搖不定，奸滑的根性早已表現出來了。

他在「朝日新聞社」任職了六年，到一九一五年突然辭職出洋留學，首先在英國專攻政治經濟系，然後赴歐洲各大國游歷。翌年即已鏟卜出洋金牌回到日本，爲要表示他出洋的驚人成績，他首先創辦了雜誌「東方時論」自己任社長兼主筆。這時期在歐洲剛是世界大戰正酣之際，在日本又正是新興資產階級用超特急速度飛躍之時，他抓住了這個十載

良機，迎合新興階層的心理，高倡革新論調，用慣會吹牛的煽動性論調，一時頗能發生收穫，對某些民衆灌輸迷湯的効果。

一九一八年和平會議在巴黎召開，他也隨日本代表團赴法京，從傍煽動積極要求分羹。但因計不遂，乃憤而返日，在東方時論中極力攻擊日本代表團不能盡「發展大和民族的聖務」；從此時起他的野心益熾，開始政治活動。自一九二〇年以後連續獲選衆議院議員七次。這期間內他又刊行雜誌「我觀」，專替自己吹牛捧場。

他和各政黨的悲觀離合的離奇史蹟，可謂極盡曲折的能事了。當他初入衆議院時，加入憲政會，後來屬於民政黨，他還是民政黨親辦人之一，該黨的成立綱領和宣言，大部分是由他起草的。這期間內他代表過民政黨于一九一五年第一次入閣任若槻內閣的大藏省參與官。到了一九二九年更入濱江內閣任遞信省政務次官，翌年十二月，因電話民營案的風潮，才引咎辭職。現在日本大藏省內有一個「遞友同志會」，即是他當時手創的，可見他到處，都能藉拉攏的手腕樹立黨羽。

他辭職以後，對於民政黨開始抱擁

二心；實行反對本黨支持的井上財政政策，和幣原外交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他就認為有機可乘，立即拉攏安達謙藏一派人出來高唱「協力內閣」論，替軍閥張目。同時正式宣佈脫離民政黨，與安達等於同年十二月組成了國民同盟。

中野的脫離民政黨，理由當然不會只因反對井上和幣原的政見那麼簡單。原來中野雖是民政黨內的一重要份子，可是該黨首腦健碩人物濟濟，仍無他這小塊跳樑機會。他早感到如再在該黨內，他就只有給壓抑下去而不能翻身。他的領袖慾非常強，他爲要走捷徑，弄權柄，他就不能不另闢新路，而以一般可以爲他犧牲，以造成他的聲望的新人物爲活動對象了。所以他自組織了國民同盟以後，爲要與既成大政黨，尤其民政黨頭頭，便不能不極力拉攏右派的國本社系人物，這時正是他與平沼狼狽相依的時期。同時他又不惜奴顏婢膝博取軍閥的歡心，藉以鞏固自己的新地盤。果然他的奸計得宜，在他的政治手腕下，大選結果，國民同盟當時一躍而繼政民政黨大政黨佔着第二位。

可是不久，因他時弄權致使國民同盟內部復告分裂。當時該黨內穩健分事

以山道襄一爲首，力主維持現狀。但是中野却一味爲着自己的地盤打算，甘心專供軍閥作走狗，極力鼓吹法西斯政治。因爲這緣故，國民同盟黨內陣容紊亂，互相傾軋，同室操戈，鬧得不能開交。到了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復宣佈脫離國民同盟，高唱「國一黨」論調。迨翌三六年，遂組成了極端反動的右派政黨東方會，自己兼任總裁。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爆發以後，他即以「國民使節」的名義，替德意兩「防共」同盟國求援乞憐，並且肆意鼓吹侵畧中國的謠論。到了一九三八年一月返日以後，就不時代表軍閥發表排斥英，美，法等華擁有極大權益的民主國家，尤其是反英的論調。這期間他唯一的工作是替軍閥張目，欺蒙民衆，極力排斥，鼓吹侵畧，作爲一隻狂吠的瘋犬。

到了今年大新年，近衛倒台，平沼觸起初時，中野認爲時機已至，乃一再鼓吹「舉國一致」的「協力政黨」的出現。不料做起總理大臣來了的平沼却一味死命捧住近衛作活招牌，以迎奉老重唐臣，財閥政客，企圖減少這弱伐內閣致命的內部磨擦，以苟延殘喘。昔日如狼一般的國本社領袖，如今却是個玉帶圍腰

的穩健當道，對於新黨表示非常冷淡。這使得中野異常掃興，利用平沼進行新黨運動之計既敗，遂老羞成怒，決親自出馬挺而走險！他的陰謀是先從右派各小黨聯合起來。組織一個既成政民政兩大政黨對抗的軍閥御用政黨。除了匯合各右派小黨外，他更想從中離開，從政民兩既成大黨中拉出一般右傾動搖份子；倘再來一次大選時，更可新軍閥的特殊助力，從中再獲一些新議員，那麼，至少總可具有與政民兩黨頭頭的力量了。不料他的如意算盤打得不通，首先在融合小黨派上就先遭遇到國民同盟的臨時退出。可是一味蠻幹的中野仍無望風轉航的悔禍意思，貿然就在本年二月九日與社大黨的領袖安部磯雄簽署了一個合流的共同聲明。不料好夢難圓，青天霹靂，社大黨方面又自動取消前議，遂使中野不得不氣煞煞，跑到上海來大發嘈囂（關於東方社大兩黨的悲歡離合的悲喜劇，本刊上期已詳述過。）

中野在日本第七十四屆議會開會中，突然擅自離職跑到上海，由於他對平沼正面抨擊的嘈囂中，儘可窺出他把這次的社黨運動失敗的罪過完全委諱軍閥走狗的現正府當局不肯賣力與之互通氣息。結果他一再稱病不肯返日，最後且

敵國
資料

日本經濟侵略先鋒隊

——殖民地拓殖公司——

本刊資料室

帝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的方式約有軍事，政治，經濟等三種，但其中阻力最小，收效最大的當然是經濟侵略，這是殺人不見血的侵略手段，較武力侵略高出一籌，而經濟侵略的急先鋒，就是組織各種對外經濟侵略的國策公司，如拓殖公司，開發公司之類。

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的這一套法實當然也給日本帝國主義依法泡製地搬過來應用。所以自明治末期以迄昭和年代，日本為向外擴張勢力而先後成立了許外經濟侵略機關——拓殖公司。本文目的在簡述日本各主要，拓殖公司的設立經過其侵略事業與現狀。

東洋拓殖會社

東洋拓殖會社是日本吞併朝鮮後為劫奪朝鮮資源而設立的。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三月公布東洋拓殖會社法，於是產生了這個侵略朝鮮的「國策會社」。資本金五千萬元。

該會社創立當時，其唯一使命原在囊括朝鮮的經濟資源，但到大正六年

（一九一七年）再修改該公司法，擴大侵略範圍，後更因世界大戰，「一九一八事變」及「中日事變」，其侵略地域已擴至東北四省，南洋及華北各地，然而其中心點仍在朝鮮的金融及投資事業和農業經營。

茲將該公司在偽滿及華北經濟侵略情形列示如左：

（甲）偽滿方面：（一）在齊齊哈爾北方北安鎮附近拓墾廣大農場，收容日本移民，貸與農具及農業資金，實施美國式大規模之農業經營。（二）投資拓殖金融事業。（三）最近以資本金五百萬元日金設立「海林木材會社」獨占偽滿的木材事業。

（乙）華北華中方面：（一）劫奪渤海灣蘆台附近的鹽田事業，（二）囊括江蘇省的棉花事業，（三）獨占長城煤礦以及其他華北各地的煤炭事業，（四）青島的電氣事業。

南洋興發會社

該公司創立於大正八年

悍然提出辭呈，實行「代議士廢業」。他的辭職原因當然也是非常複雜，決不會單是爲了鬥氣。事實上他因這次東方會社大黨悲劇的演出，弄巧反拙已使東方會內部自身也發生了分化作用，內閣日劇，大有不可收拾之概，而他的領袖地位也不無動搖。其次他既公然攻擊平沼，只要現政權存在一天，他的政治活動是不能不受限制和阻撓的。何況他因這次新黨運動，開罪了許多舊政黨的政客，尤其是他所謀過的政民兩大政黨對他尤爲不滿。比如，在他離職遊滬時，議會方面不但不可憐他的苦衷，反而一再提出除名彈劾案，可見他的處境爲難的一班了。的確，到了這地步，中野眞是滿身瘡痍，自動暫時引退潛伏才是唯一乾脆的出路。

雖然說是「代議士廢業」了，但這野心永遠不死，最會投機的時局跳樑漢，花樣必然還有很多。且看當他辭職當時所說的話是：「議會政治固不欲加以否定，而且同志中能上所有議員，也是國民運動在議會工作上所必要的。俟他日，國民運動能徹底做到，而議會的空氣能夠一變的時候，將再基于新運動的基礎，同議會進出。余要在今日，唯有對決定日本全運動的基本國民運動，把最大希望耳一云。由此可見他的野心並未稍戢，據他自己的解釋，他理想中的「基本國民運動」即是「青年運動」；這就是說：此後這個跳樑好手的中野，他的目標是移到麻醉，犧牲日本青年，以陰謀再造自己的新地盤的了。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資本金四千萬元，其目的在開發歐戰時日本所佔領的德國領土加羅林羣島。茲將該公司十六年來在加羅林羣島的經濟侵略情形臚列如左：

(一)開墾與移民 該公司初期最主要的專業就是開墾土地及遣送移民。所開墾的土地共計一萬五千町步以上(每町約當我十六畝)，移民總數達五萬人。菲律賓，西里伯與澳洲等地均有該公司的魔手在暗中活躍。

(二)製糖事業 賽班，蒂民安，羅太及亞幾安等四島是蔗糖出產地，現該公司在上述各島均有一製糖工廠，並為利運輸在上各該島均敷設有輕便鐵軌及運輸船舶等。糖產經該公司積極經營，年年均有增加，一九三二年的糖產額僅二萬餘担，但一九三五年增至一百萬担以上，今年已達一百二十五萬担。

(三)酒精製造業 酒精製造廠在賽班，及蒂民安兩島均各有一個，原來日產五千石，但本年度擬增至八千石，明年更預定擴張為一萬石，以適應戰時之需用。又現在正在計劃明年在布那伯島增設一日出一百之石酒精製造廠。

(四)鑛業 該公司於一五三三年由南洋廳(日本統治加羅林羣島之行政機

關)買得伯里硫島的鑛探採掘權後，即開始積極採掘鑛。嗣後又獲得特洛比島及羅太島的鑛業，最近一年中運回日本的鑛總額達十七萬五千噸。

(五)澱粉製造業 澱粉多出產於布那伯，瑪達拉紐等島，惟成績平常。

(六)水產業 賽班，巴安，巴拉烏，布那伯，特拉克等島為水產的根據地，每年出產木魚乾三十萬貫(每貫當我六斤)，至一九三五年把水產部獨立而以資本金一百二十萬元創設「南洋水產會社」單獨經營水產業。

南洋興發會社除囊括加羅林羣島資源外，又積心慮想在菲律賓，及荷屬東印度群島伸她的魔手，所以一有可就的機會，她的侵略先鋒的拓殖公司，乘插手進去經營各種事業。現在荷屬東印度群島及非島等均有南洋興發會社的觸手在那兒活動。現在且將該公司在荷屬東印度羣島及菲律賓羣島活動情形略述如左：

(一)新幾內亞方面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該公司收買德國在北新幾內亞所經營的扶霍尼克斯公司，然後在首都馬諾克設立「南洋興發合名會社」，着手經營新幾內亞的各種產業。

(二)西里伯斯方面 一九三七年該

公司參加是年五月以資本金一千萬元而成立的「南太平洋貿易會社」致力於椰子肉乾的生產事業。

(三)珍珠採取事業 一九三七年六月該公司又以資本金三百萬元成立了「海洋殖產會社」，荷屬東印度羣島東部地方與澳洲間海底，採取珍珠貝，現在正在計劃把採取範圍擴張到亞羅，薩拉姆，安蓬，哈爾馬黑拉等地的海面去。

(四)的摩爾方面 該公司在的摩爾島方面所經營的事業範圍極為廣闊，農業方面則致力於棉花，樹膠，咖啡，可可，麻葛，薯類等的栽培，其他如貿易，海運，造船等均有染手。

(五)菲律賓方面 莫好島的鳥糞及鑛的採掘是該公司在菲律賓島最主要的事業。

台灣拓殖會社

臺灣拓殖會社是一九三

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創立的，資本金三千萬元，政府出資一千五百萬元，其餘一千五百萬元是民間資本，所以是一種官民合併的「國策會社」。創立的目的是在榨取臺灣全島的膏血，以補養日本資本主義的貧血症，但更有遠大的野心

就是資助日本商人，實業家到我華南及南洋各地作各種經濟活動，甚至政治活動。

現在且將該公司在臺灣島內及華南，南洋的活動情形分述如左：

(甲)臺灣島內方面，該公司設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獨占臺灣全島的資源，其情形又可分為：

(一)強佔島民的土地，經營大規模農場及林場。

(二)開墾東部山地及西南部平原。

(三)填築臺灣中部以南西海岸一帶的海灘，僅開作農場之用。

(四)栽培特殊農作物島臺灣處於亞熱帶，所以在日本國內所不能生產的熱帶作物，在臺均可生產，該公司有鑑於此，特在臺灣所拓開之農場分別栽培各種熱帶作物，如在東部台灣方面，則栽培海島棉，苧麻，篋麻等。其中對棉花的栽培尤為致力，因日本本國輕工業的最重要的原料就是棉花故也。一九三七年五月五日該公司另以資本金三百萬元在台北創立台灣棉花會社負責全島的棉花栽培事業並在南部的嘉義及東部的台東地方設立刷絨工廠，將棉花製為棉紗而販賣給島內及日本的各紡織公司。除棉花外對於藥草的栽培也是很積

極的。藥草中最大規模在經營的就是金雞霜草 (Oenothera)，其栽培地多在南部及東北部一帶，現正在計劃另設一藥材會社全負其責。

(五)移民 日本對台灣的移民有兩重的意義，其一就是台灣的經濟資源壟斷各種事業，使台灣人悉數變成一無所二的勞動者，好為日本企業家作工。其有就是企圖以日本人來感化台灣人，消滅台灣人的民族性。因為移民有此兩重作用，所以拓殖會社成立以來對於獎勵日本人移民台灣事非常積極，東部花蓮港，台東一帶已成立了許多日本人村，比較豐裕的西部及南部平原也逐漸被日本人侵佔，如果再過幾年原住者的台灣人恐無藏身之地。

(六)海產 台灣是個四面環海的孤島，海產很豐富，其中以鹽產為最重要，每年出產甚多，現已成立「製鹽會社」負統制鹽產之責。

(七)工業 該公司對於化學工業，木業工業，纖維工業等也正在着手經營調查中。

(乙)華南，南洋方面 台灣為日本南進政策的基石，日本的野心在實現南進政策，凡南洋各島，如菲律賓，馬來羣島，荷屬東印度羣島，澳洲等都她垂

涎的地方，然而她的軍事力量尚不足達到她的野心之前，當然最好是用經濟侵略方法，所以台灣拓殖會社創立的另一主要目的便想在華南及南洋方面作經濟侵略活動。現將其活動情形分述如下：

(一)安南方面 日本最缺乏的資源是鐵物，所以該公司於去年一月二十日以資本金十萬元在安南河內設立「安南產業會社」收買並採掘安南的亞鉛，錳礦，鉛，鐵礦等運回日本製鍊。

(二)暹羅方面 暹羅是農產最豐富的農業國，日本早就想染手，所以該公司成立後則特派專員駐劄盤谷策劃農業經營。

(三)華南方面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以資本三百萬元另立福大公司，以為華南經濟侵略機關。廈門，金門淪陷後，廈門及金門的各種事業均歸該公司統制，廣州，海南島失陷後，其魔手也伸到，但時受我游擊隊進襲，地方秩序無法維持，故所有計劃仍歸「畫餅」無疑。

(四)英屬馬來羣島方面 該公司對在馬來羣島採掘鐵礦的日本人企業家時予資本援助，故間接操縱馬來羣島鐵礦事業的一部份。其他對馬來羣島的農業，尤其是樹膠栽培事業也有染指。

南洋拓殖會社

南洋拓殖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月二十六日，資本金二千萬元，官民各占一半，和上述台灣拓殖會社一樣是官民合辦的「國家會社」，該公司作為南進政策的「支柱」而創立的「國策會社」，為日本南洋委任統治地帶經濟開發的主體機關，其企圖不僅在日本南洋委任統治地帶的經濟開發，而在準備侵略英屬馬來羣島，荷屬印度羣島以及安南，暹羅等。

該公司的事業內容有：(一)經營拓殖事業所必需的農業，水產業及航海業，(二)經營拓殖所必需的移民事業，所必需的移民事業。(三)獲得拓殖所必需的土地，(四)對農業漁業經營者或移民供給其拓殖上必要的物品，(五)供給

編輯室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全面戰爭與我們的英勇抗戰，在繼續了將滿兩年的今日，已經很明確地帶上了一种特殊的性質，就是經濟戰爭已漸增加它的重要性，敵人各方面的經濟情形及變化，遂值得我們格外的注意。因此，本刊擬自本期起，就敵人各種經濟部門，連續刊載特輯，作集刊的研究。本期先出一日本戰時農村問題一特輯，就日本農業經濟的特質(宋斐如作)，(日本戰時農業生產的危機)(陳洪流作)，(日本戰時農業政策的批判)(東園作)，及戰時日本農家經濟的破局(蔡雲鵬作)。在這些論文的顯微鏡下，日本戰時農村經濟的結構，及戰時日本農家經濟的破局(蔡雲鵬作)。在這些論文的顯微鏡下，日本戰時農村經濟的結構，及戰時日本農家經濟的破局(蔡雲鵬作)。

「侵略戰爭與日本人民的運命」，用線條把水深火熱中的日本人民生活現狀暴露出來。四篇時事述評，前兩篇剖述日本最近外交的姿勢，第三篇揭穿「汪精衛一派」賣國的狂駭，第四篇分析日幣暴跌的原因。

折外上所必需之資金，(二)與打所事業有關的各種產業。

該公司的計劃內容雖然廣大，但事實上現在所經營的事業內容僅是安哥爾及菲斯兩島的磷礦石，農業，航業，投資等。其中以磷礦的採掘為最重要。

安哥爾島的磷礦埋藏量二百萬噸，礦質三八%。菲斯島的埋藏量八十萬噸，礦質三四%。去年度運回日本的磷礦石總共十三萬噸，本年額定增至二十二萬噸。又迄去年上期末該公司投資水產，農業，電氣，鍍業的總額達四百二十萬二千元。

以上已把日本各主要拓殖會社的內容簡述，但我們單知道情形還不够，最要緊的還是在認識日本創設這許多「拓殖會社」的真正目的及其作用。日本的

以前日本的政論家對日本要「南進」抑「北進」的問題有過大爭論，同時也有過「海軍主南進，陸軍主北進」的主張，然後而到了現在「南進」與「北進」已是雙管齊下的日本不動國策了。

上述各「拓殖會社」都是日本南進政的急先鋒，他們藉商業來掩護侵略，現在南洋各地均有，拓殖公司的勢力，並且在家國保護下其勢力日益膨脹。這些拓殖公司不僅負有經濟使命，並且負有軍事使命，他們的職員除正常工作外，還負有偵察各地情形的秘密使命，將來日本海軍發動南洋侵略戰時，這些拓殖公司就是最好的先導者，所以雖說拓殖公司是日本南進政策的急先鋒亦非過言。

本刊第二卷第二期要目

時事評述

- 日本國內的火藥味……………純真
 日本工潮新階段的開始……………婁如
 日本平沼內閣補充閣僚……………間墨
 揭破汪精衛一派的陰謀……………孟南
 日本增兵來華……………純青
 粉碎日寇破壞法幣的陰謀……………式文

日本新預算的解剖

- 石渡財政政策的動向……………純青
 日本社大黨和東方會的離合……………梁式文
 高行

祖國英勇抗戰中的星加坡

- 英國遠東軍事堡壘的星加坡……………東閔
 時代洪濤下的星加坡……………蘇鐘
 南洋華僑與抵制日貨……………陳威智

漫畫 物資總動員下的日本人民生活

- 日本獄中漫憶(六)……………陳迅之

- 日本侵畧與福建的重要性……………秦望山

- 介紹「日本資本主義論戰」(書報評介)……………宋婁如

- ★日本問題「信箱」……………編者

本刊第二卷第一期要目

時事評述

- 日本再度向蘇聯屈服……………婁如
 美總統建議和平與遠東關係……………純真
 日本排英運動……………婁如
 敵人的最後一着棋……………萬居

蘇日糾紛總檢討

- 蘇日漁約糾紛的前前後後……………宋婁如
 近年來蘇日關係的檢討……………張劍萍

日本經濟侵略陰謀

- 日本經營東北的內幕……………譚子濃譯
 經濟侵略的三劊子手……………高行

- 日本最近兩大思潮及其動態……………林煥平

- 勞動節寄日本勞工……………宋婁如
 當然愛護中國(日本獄中漫憶之五)……………陳迅之

- ▲漫畫青山和夫(四)……………孟南
 京子嫁給無腿的傷兵……………間墨

- 通緬甸聲討漢奸理論的經過……………仰光通訊

- 東京鱗爪(六則)……………東京通訊

- 敵國資料(最近經濟狀況)……………本刊資料室

- 日本反戰畫家的諷刺……………漫畫六幅

- 講座 日本帝國本質論……………宋婁如

▲本期另售每冊國幣一角二分外埠一角五分